

有没有让你意难平的短篇小说？

我与裴时，彼时应是何等关系呢。

我自是想不明白的。

必不是夫妻，想来亦不是妾，通房倒是像些，不过这又有些不妥了，裴时嘴虽毒些，却从不让人伺候。有时早上我被他起身上朝吵醒想随他起来，也会被重新按回被子里。

我不爱出门去，他性子孤僻，旁人也不上裴府来。

可能，我应是裴时养的一只猫。

只是猫还要捉捉老鼠。

我更闲，老鼠都被裴时吃掉了。

喔，不对，我才是那只老鼠。

我重生在反派 boss 的床上。

他正襟危坐衣冠楚楚，桃花眼微微上挑斜睨我：「呵，女人。想色诱我？」

唔.....

似乎上一辈子也是这样，下一句好像是：那你是不是该——

「那你是不是该主动点？」裴时满脸的皮笑肉不笑，实在是副少有的贱人相。让人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不由自主地就想将手掌贴在他那张细皮嫩肉的脸上。

我也确是这样做了，打出『啪』的一声。

极清脆、极悦耳。

震得我手掌都发麻。

他应是一时被打懵了，整个人傻傻站在原地捂着脸，反派的气质荡然无存。

我立即披上外衣匆匆跑了出去，声音破碎在风里：「放你娘的屁，再像以前一样老娘就是个煞笔！」

外面的回廊空寂寂，一如裴时老贼旧日的习惯。

他性子孤僻，家中连个仆从也无，通府上下只有个耳背的老翁帮他看着门，不然我也不敢这般鲁莽。

裴时在朝一向回得晚，聋翁怕将他关在家门外，夜里不至子时从不锁门。

门房里漆黑一片，我蹑手蹑脚摸着门缝溜了出去，全然不顾闺秀的仪态狂奔回家中砸门。

归宁坊离裴宅只隔一条长街。

月色如洗，满庭的栀子香幽幽随风送进鼻息，只听得门内的妇人『欸』了一声，我才忽然发觉，方才跑得太急，连鞋子都没能来得及穿上。

脚心应是被什么东西划破了，钻心的痛，痛得我眼中瞬时盈满了泪水，止不住地向外流。

那妇人微微探出身子，满鬓青丝在月华下泛着霜白，满目惊诧：「簪儿？！」

前世所有记忆一幕幕闪过，其中的妇人却已是病入膏肓，看向我的眼神满是沉痛，也是这样唤我：「簪儿！簪儿！」

我再压不住满怀的悲痛，霎时扑到她脚边，嚎啕出声：「母亲！」

母亲。

我错了。

都是我的错。

请您这次不要再只留簪儿一个人！

.....

烛火映照下，母亲轻柔地替我绞着头发。

纵是夜不归宿，纵是反常至极，可只望见我这一身的狼狈，她便是有万般的疑问也统统强忍了下去，匆匆烧了水来替我擦洗。

家中的猫儿方才被我惊醒，眼下又重新呼噜着睡去。

发上已渐渐被擦干，母亲也收了帕子准备起身。见我不住嗫嚅，她却隐隐含笑，只用指头戳了戳我的额角：「有什么话也等明日再说罢。不早了，先睡吧。」

我只能点点头，目送着她吹了灯出去。

院子里静悄悄的，远不如往日丫鬟仆妇满堂时的热闹，可却格外让人心安。

我缓慢阖上眼睛，不禁这样想。

.....

重生这回事，说起来玄之又玄。

上一世父亲因贪墨银铛入狱，今上初初登基，极恨朝中禄蠹，当即便下令秋后问斩。今上于惩吏一道颇严苛，却不爱株连，是以虽抄了家却总没让家眷入了奴籍。

母亲当机立断，分出大半家财与庶兄薛执与他生母叶姨娘，自己只带走了剩下的小半和嫁妆与我同住。

薛执却悄悄同我说，父亲的死罪，或可让大理寺少卿裴时从中斡旋。他找到一条门路，可将我送入裴府中去，届时若能得了

他的青眼，必定能救父亲出苦海。

我也是傻，真的去了。

父亲确是出了苦海，可竟偷偷与姨娘和薛执一同回到旧邸去，挖了之前藏的金银连夜逃走了。

不仅害母亲用自己的嫁妆为他补了亏空，还让她知晓：自己一手娇养大的女儿全然不顾脸面，与人无媒苟合，成了那人无名无份的妾室，全作了京城闲散人口中的笑柄。

何其可悲！

让我后来只能看着母亲满心满眼的悲痛欲绝，昔日里不沾阳春水的葱白指尖，早在柴米油盐里浸透了风霜，摩挲得我的脸颊生疼。她已是极虚弱了，像是有说不尽的话，却也只能唤出一声声的「簪儿」。

直到那只手无力地垂下，从前艳名满京华的眸子里浑浊一片，已是不知在看向何处。

唯有裴时上前，默默替她阖上了眼。

这样的梦我不知做了多少回，每次都像是亲身重历一遍。

后来的裴时已是左相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向来清高孤僻得紧，嘴巴更是尖酸刻薄得不知吃过了多少鸡屎才能有那么毒。

可每每我自梦中惊醒，他竟也会把那张猫讨狗嫌的嘴巴放缓了，用手掌一遍遍抚过我的背脊：「没事了，别怕，簪儿，不

要怕...」

想来人就是这样贱的。

从前母亲不在了，我总会梦见母亲。

可如今母亲就在我身边，我却总会梦见裴时。

我与裴时，其实也有些渊源。

他十九岁初来京，远不如今时这般权势逼人，却架不住天生的灵秀才华，被先皇一眼瞧中了殿试文章，御笔钦点成了少年探花郎。

三甲次第游街，状元榜眼皆老迈，唯他一人年少风流，唇红齿白一枝独秀，挺拔清俊得好似雨后一丛青竹，让人止不住想多看。

当日我正与闺友李家小姐梦棠在城中有名的望江楼饮宴，席间闻得街上人头攒动，顿觉好奇才探出头去，却不想恰巧落尽他抬首的眸子里。

那该是怎样一双眼，星瀚璀璨，江河波涛，无不广纳其中。

「裴郎当真好颜色。」李梦棠在旁低声喃喃。

确是如此，京中儿郎有如过江之鲫，却统统不如他生得这般好。更何况，这样意气风发少年郎，谁又能不爱。

我被那一双桃花眼看得几乎晃了神，连再多看一眼都不敢，被这一声赞叹唤醒，立时匆匆退了回去。

谁知后来裴时竟寻至了薛府来提亲，却被父亲嫌他穷酸随意找借口挡了去。

他受不得如此屈辱，只愤愤道：「薛公必有后悔之日。」

不想风水轮流转，昔日户部尚书银铛入狱，曾经的小小探花郎却因新帝提携成了大理寺少卿。

当真是一语成讖。

上一世我与裴时再见，便也是重生那日。

我惶惶不安跪在床下，他不动如山坐于椅上。

三年未见，裴时的性子一如旁人传得那般古怪尖酸。他只正襟危坐听完了我的所有请求，满脸不置可否，却也全然不提拒绝之辞。

我满腹忐忑，间或还有些许心酸，他却忽地起了身，到隔壁书房里去翻找起什么。

他找了许久才回来，我目光扫过，竟是捧回了满襟的烛火。

裴时的脸上竟像是存着些许笑容，他敛着长袖，一根根极耐心地将蜡烛立在窗沿桌边点燃，照得满屋如白昼般，却惹得人眼中酸疼。

直到所有蜡烛点完，他才转过身，指腹尚带着烛火灼出的微烫，将我眼眶中溢出的泪水——拭去：「叫什么名字？」

下巴被他擒住动弹不得，只能将将抬起。

「薛琢玉。」

「大名不算，我听过你家庶兄叫你——」

裴时的眼神微微放空，似是陷入回忆里，他慢慢收回了手，「若儿？哪个若？」

「是箬竹的箬。」

我顺势低下头，垂眸答道：「家母偏爱故乡窗前丛竹，只是外嫁女总不得空归家，就为我起了个乳名叫箬儿，父兄听着便也这样唤了。」

「哦。」

裴时颌首，蓦地沉默起来。

我只觉如坐针毡，却突然被他拦腰抱起。

「既如此，便不能反悔了。」

烛火中央的架子床上，他伸手一件件剥去我身上轻薄衫裙。

那光照得我浑身的不自在，只让人想遮住颜面，裴时却不肯，用手紧紧攥住我的手，一字一顿地看着我的眼睛。

屋子里太亮，亮得我都快要看不清他的样子。

「真不后悔？」

「不后悔。」

「喔，我也说过你不能反悔了。」

满堂烛火摇曳，像是湖水微漾。

「说了不后悔怎么又哭了？」

「.....」

「呀，莫哭、莫哭。」

裴时温热的手覆在我紧闭的双眸上，他俯身轻咬着我的锁骨，一遍遍地耳鬓厮磨、一声声地唇齿缠绵：「阿箬、阿箬.....不要哭了。」

聘者为妻，奔则为妾。

我寅夜前来自献其身更是轻贱，仿佛十六年的闺中教养一夜之间全做了笑话。

裴时天没亮便醒了。

他起身时的动作很轻，可我却一夜未眠，直听见他转醒才佯装着熟睡的模样闭上眼。

裴府没有仆从，昨夜他都只能自己出去打水，现下也只能摸索着出了卧房。

不多时，前厅大门响动声传来。

我心里知晓，是他走了。

只剩满堂燃尽的烛泪，与我相对着一同自怨自艾。

我尚不知裴时有无兑现承诺，自然也不能比之从前学过的女戒中的烈女，只能拖着残躯回到归宁坊的家里。

母亲发现了不对劲，却没有问我，只无声含泪替我清洗着身上痕迹。

当时我只想着，便让母亲以为是强贼，总好过让她知晓是女儿自己将身子卖去给旁人。

谁知父亲竟那样混账，卷尽曾经贪墨也都罢了，竟还要那样伤母亲的心，指责她连女儿都教养不好，让我那般轻贱地将身子舍了去。

裴时辛苦斡旋来的，便是父亲犯下的死罪，可拿曾经贪下的银钱免去。

可他卷尽银钱逃走，官兵便只能拿薛姓之人入了乐籍抵债去。

母亲到底不能放下我，唯有亲自取了自己的全部妆奁地契。

之后不过数日，她便轰然倒下。

家中全副家当统共只剩下五文钱，抵押地契的主人一日日上来拍门。我实在无处可去，只能去找裴时。可那时他却离了长安，聋翁也锁门回了老家去。我只能抱着母亲坐在裴府外，等了不知有多久才等到裴时回来。

可之后也不过才两天，母亲便去了。

这世上，就只剩一个我了。

我确实是个傻的，也不晓得知恩图报。

裴时那样尖酸刻薄的一个人，吝啬得都不愿给自己置个仆从，老翁都还是他自从前老屋带出的唯一家仆。

可他竟亲力亲为，替母亲寻了副上好的棺木，请先生葬在了城南某处风水上佳的山坡上。墓穴周围还生着丛丛湘妃竹，点点泪迹阑干，遥遥与归宁坊相望。

可我只在母亲下葬后的第二日便做了傻事。

偏生那日裴时下朝甚早，不然再晚一刻便只剩我那成了吊死鬼的亡魂。

那是我头一回得见裴时生出如此怒气，连指骨都捏得透出青白色。他生生将那方白绫扯成碎布，又将冰冷的手覆在我的脖颈上：「薛琢玉！往后你要是再如今日这般、这般，我便让你求死也不能！」

他向来是说到做到的人，我信极了。

可我到底还是死了，却不知裴时后来知道了又要如何骂我。

不过梦里仿佛真的看见我死后的样子，裴宅满府的缟素，堂中来往宾客吊唁，又不知道在吊唁何人。

再一转眼，裴时满脸的胡子拉碴，向来鲜红的唇苍白着，一遍遍地向来人垂首答礼：「多谢前来吊唁内人...多谢、多谢...」

我骤然惊醒坐起，难免疑惑起来：裴时从来不愿娶妻，又哪里来的内人呢？

果然是梦。

是梦啊。

.....

外面天色还黑着，我却已经没了睡意。

打理完周身，我正想去厨房准备朝食，就听见围墙边上似有人低低呼喊：「簪儿！簪儿！」

这声音倒是熟悉，是庶兄薛执。

他从围墙门洞瞧见我，声音更是急切，若非围墙够高，想来是恨不得要翻进来。

「你昨日怎么...怎能打了裴少卿？」

我在墙边站定，便听见他这般质问，只随口找了个理由：

「我、我是害羞。」这话说起来我都有些脸红，除却无名无份，前世我与裴时都快要是十年夫妻，哪里还有什么害羞的。

可薛执的呼吸却瞬间急促起来，手像是都要伸进来打我：「父亲还在狱中，你却如此不争气，真是、真是...」

墙边还有浇菜用的洗菜水，我毫不犹豫抱起泼了出去：「真是什么？父亲贪墨本罪不至死，却为何拿不出曾经昧下的银钱？我想兄长最是大度之人，怎不拿了父亲从前给你和姨娘的体己替他补上，却总想着要送出妹妹，去、去做那等腌臢事！你如何不知，聘者为妻，我若去了，算是什么？妄你还是个读书人，竟是如此寡廉鲜耻！」

我胸中激忿难平，说完眼中不禁发涩。

那也是我的父亲，我才愿意为他奔走，可他呢？他心中却从来没有我这个女儿...前世重得自由之后，他竟连一句话都未再同我说过。

最后听见他提起我，也只是他出牢狱那日拍着桌案冲母亲叫喊：「这便是你教出的好女儿！如此自轻自贱之人，旁人又岂会爱重！」

仿佛前世母亲死后所有的委屈在这一刻统统涌了出来，压得我都要喘不过气来。

薛执大概全没想到我会是如此反应，被泼了满身脏水也没吭声。

他沉默了半晌才讷讷开口：「箬儿，不要怪哥哥。姨娘.....姨娘她最近病了，哥哥才拿不出钱去上下打点。」

我只蹲在墙角默默流泪，薛执的声音忽地又响起来：「是哥哥错了，哥哥再去想旁的法子。」

耳边窸窣窣声中伴着水滴落下，是他身上湿衣服落下的脏水。眼下才立了夏，可如今天还没亮，多少有些冷意。透过墙上洞门，我看见薛执低着头将湿透的袍角捏在手里攥出水，脚步蹒跚地渐渐远去。

当年我如何也想不明白，那样懦弱的父亲怎会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偷出私藏的金银逃走，如今才终于有了理由。

独自在墙边呆坐许久，我才起身擦干了脸上泪痕，往厨房走去，一起身，恰好撞上母亲关切的眼。

她在房门边上站了不知有多久，可想见是全都听见了。

可母亲却也只是含笑摸了摸我的发顶，「都无妨的，等你想说再说。」

日头渐渐升起来，朝食吃得不见多少滋味。

母亲兀自回了房，留我一个人在院子里呆坐煎熬。不多时，她又笑着捧着一方紫檀木的匣子走了出来，对我招手道：「箬儿，快来。」

父亲入狱时家里众人如鸟兽般散去，仆从是即时被遣散了去的，剩下的只有叶姨娘而已。

我那父亲，又是专情，又是无情。

只不过，专情在叶姨娘身上，无情在我母亲身上罢了。

叶姨娘是父亲昔时的青梅，只因家中遭变被入了乐籍，在祖母眼中终归是上不得台面。祖母蹉跎了四五年，才让父亲应下与母亲的婚事，她在世时他们还能有些交流，一过世两人便就此形同陌路。

如此想来，若我娘是叶姨娘，只怕也是会恨母亲横插一脚过来。可叶姨娘一直不争不抢，也从没对我们使过什么坏，就连我幼时爱玩的几只布老虎都出自她手。这样的女子，若是平白去怪她、怨她，我也是做不出这等事的。

但只要想到前世种种，我便忍不住愤怒；可一想到今早薛执所说，我又不禁矛盾。

实在煎熬。

「咱们去看看叶姨娘。」母亲捧着匣子牵过我的手。

罢罢罢。

母亲都不曾怨怼，我又庸人自扰什么呢。

.....

叶姨娘的确病重。

曾经秀美丰润的脸颊如今生生凹陷下去，都要露出颧骨，昔日如花朵般娇艳的嘴瓣甚至干裂得起了皮屑，就连薛执在一旁连呼了数声「阿娘」也没能有所反应。

我心头升起后怕，若再如前世那般，想来母亲也会这般。

可叶姨娘.....

人心总归是肉长的，我已尝过一回丧母之痛，那是世间至痛，如何能让旁人也饱尝。

更何况，那人还是我的阿兄。

无论他昨日为何想出那样昏招，可幼时我也骑过他肩膀，磨牙时咬过他手臂.....

母亲将匣子递给薛执：「你母亲病得这样重，怎么不早同我说？」

他终究是没有推拒，只默默低下头，衣襟上显出零星水痕：「主母分家时已将大半给了我们，怎能再贪心更多，更何况.....」

他咬了咬唇，倏然跪到母亲身前，「薛执有错，昨日还听了书院同窗的闲话，撺掇着妹妹去——去找大理寺少卿裴时！」

母亲瞬时瞪大了眼睛，手掌蓦地拍在案上。她骤然站起身来，狠狠给了薛执一个巴掌：「你！你！你——」她心头怒极，反而说不出话来，只能指着薛执满怀忿懑。

我忙伸手去拉她：「母亲，我没吃亏，我只打了裴时一巴掌就立刻跑走了，没吃什么亏的！」

母亲转头瞪我一眼，伸手推了薛执一把。

她脚下如风般走过被推得趔趄的薛执身边，行至门边，见我还不動，又重重道：「还不跟我回去！」

「回，」我忙不迭地应声，可也只片刻功夫，她就已经走远，
「母亲，等等我！」

直到走出院门，母亲的脚步才突然停住。

我一时不察，一头栽进她怀里，忽然发觉她环抱着我的手臂微微发颤，渐渐越收越紧。

「是我不该、是我不该。」

我微微仰头，却看见我那坚毅果决的母亲、我那从来不甘示弱的母亲、我那受尽了丈夫冷落也从不抱怨的母亲.....此刻竟红着眼眶，眼泪如断了线般一颗颗砸下来。

「我的儿，他怎么能让你去！他又怎么值得让你去！」

她的哭声愈发悲怆，眼泪如泉水般汨汨流出，像是十六年来受尽冷落的苦楚与心酸，与之一同倾泻而出，教人听之亦不禁与其同悲。

「是我不该肖想的，都是我不该肖想的！若非我多看薛郎一眼，爱重他才气人品、诸多强求，又怎会落得如此下场！还累

得你、我的儿！让你也差点赔了去！」

母亲的声音几近嚎啕，她用力抱住我的肩膀，像是要将积存下的所有痛苦号尽。

「娘这便去与他和离！薛韶生死便再不干你事，你生来即受他冷眼颇多，眼下也无需自责，就此一刀两断、永无瓜葛！」

「夫人说得极是。」

一旁忽有人抚掌赞叹，是极欣赏的语气。

可这声音，这世上却是没有人比我更熟悉。

多少个夜里，他贴在我耳边一字一句：「阿箬、我的阿箬……」

裴时，怎会这样快又遇到你？

.....

我与裴时，彼时应是何等关系呢。

我自是想不明白的。

必不是夫妻，没有凤冠霞帔，也不见龙凤红烛燃到天明，更没有鸿雁婚书媒人作聘。

不曾拜过天地、也不曾告知父母。

想来亦不是妾，妾都还有个从偏门入的过门礼。我连那个都没有，裴宅只有一个门，我是从正门入的。

通房倒是像些，不过父亲没有，我便也没见过。只不过从前听嬷嬷说了，是要留在房里伺候的。

这又有些不妥了，裴时嘴虽毒些，却从不让人伺候。有时早上我被他起身上朝吵醒想随他起来，也会被重新按回被子里。

我不爱出门去，他性子孤僻，旁人也不上裴府来。

可能，我应是裴时养的一只猫。

只是猫还要捉捉老鼠。

我更闲，老鼠都被裴时吃掉了。

喔，不对，我才是那只老鼠。

.....

我浑身僵硬起来，抬头望去，果然是裴时。

他皂色披风缝隙间隐隐可见朱红官袍一角，初夏的晨光落在脸上，照出那副惹天下男子艳羡的好颜色：剑眉星目，琼鼻高挺，脸廓虽无刀刻斧凿出的硬朗，却又流畅自然，极衬他的眉眼。

这样的容颜，本该是多么正气的，却总被他满脸的漫不经心打破，平白生出几分邪气来。

母亲想是未注意他的形容，又觉他轻浮，并不回他，只略略擦了擦脸上斑驳，拉过我想从他身侧绕过。

裴时鼻子里轻轻哼了声，手虚虚掩在披风里不知从袖里掏出了个什么物什，看向我的眼睛满是兴味。

那是一只粉色绣鞋。

如今家里落魄，再无从前鞋匠巧思点缀的碎石珍珠，也没了绣娘精心绣上的花鸟纹饰，是我自己寻了普通松江布做的，针脚都还有些粗糙。

母亲发觉了我满身的艰涩，惴惴开口：「是他？」

我默然点头，推开她的手，「母亲，你先回家去。」

「这怎么行！」她瞪大眼睛想挡在我身前。

何等难堪。

一如前世与裴时同行，遇见往日熟人时的指指点点。

「求您！」

我只恨此刻竟不能将头颅埋进土里去，避不开母亲此刻的满目悲愤。

好在母亲终于还是转了身，只是每一步都似有千钧重。

「裴大人。」

我深深俯身，几要将头低入尘埃里。

裴时又是不阴不阳地冷哼：「今日倒是老实，怎不将挥人巴掌时的果毅拿出？薛家小姐的掌风当真独到，想来武当少林亦不过如此，为何不见你另立了新门派去？」

我这才望见他脸颊处不易察觉的红痕，昨日初初醒转，确实是鲁莽了些，竟把这个嘴上功夫了得的给打了。

裴时仍在絮絮说个不停，若不是用来损的人是我，我必是要赞一句字字珠玑的。

他想是说得口干了，终于才顿了一顿：「怎的？薛小姐是哑巴了？还是羞愤欲死，连话都说不出了？」

「是我的错。」我忙开口。

「哦？」他眼尾扬了扬，是副期待下文的表情。

「我言语粗鄙、行止不端，还...还伤了大人。」

「那你说罢。」

「嗯？」

裴时深吸口气：「你深夜出现在我的宅子、我的床上，到底为什么？总要有个理由。」

「是，是我一时想岔了，才做出那样荒唐事，求大人原谅。」

「为了替你父亲周旋？」他低低询问。

「你怎么知道？」

我不免疑惑，又想着他身为大理寺少卿掌牢狱之事，知晓父亲的案子也不算稀奇，慢慢回答：「如今却是不需要了。昨日冒犯大人一事，改日再请家中长辈登门致歉.....」

「怎么就不需要了...」他自言自语，让人有些听不清。

「嗯？」

裴时摆摆手，「你如今就站在这里，还说什么改日请家中长辈。」

「这...琢玉到底女儿家，于...」

他稍稍眯起眼睛，「你想说，于礼不合？你？」

我心中瞬时被他激起愤意，十六年来，祖母训诫母亲教导，我从未行差踏错，只独独昨晚那一次.....可那一次，我将上一辈子都给了他；这一世，我终于堪堪停在大错前，难道还要再舍了一条性命给他.....

「我知，我知。昨日那般，我已是贱如尘泥，对大人万般冒犯至斯，本该是再求不得什么，我却仍厚着脸皮.....琢玉再不会冒犯大人了，却也只求大人万莫再将此事随口泄于言中，平白让旁人听了去，」心里明明满是愤怒，眼眶却不住发酸，忍也忍不住，「让人.....笑话。」

「呀！怎么哭了，莫哭莫哭，」他想要伸手过来，却被我侧身避开，只得点头：「罢了罢了，往后我永不再提昨日之事。」

「当真？」我从眼泪里抬眸定定将他望着。

裴时伸手举天，「当真。」

不知为何，总觉得他语中有些忿忿。

我立时收了眼泪，伸手向他讨要：「那大人将鞋子还我。」

他双目瞪得浑圆，几乎咬牙切齿：「好！」

我不敢再得寸进尺，收了鞋子立即告退。

远远地，却听见裴时的声音渐渐散入风里：「哼。分明是将我给打了，却做如此委屈形容，给谁看？」

二、是梦沉酣？青丝缠缠

想来我亦是有些恃宠生骄的。

裴时有吏治之能干又兼善钻营，颇受今上喜爱，是才以连连高升。

他着紫袍时不过将将三十岁，却还是没有娶妻，在一众朝臣眼中便是茕茕孑立再孤独不过的一个人。

有日晚间，他将我拥在怀里说起这件事，我不由笑问他：「那裴相怎么还不娶妻？」

他却又开始刻薄起来，冷冷哼了声，「你倒是豁达。」旋即便背过身去扯了被子要睡了。

「呀呀呀，裴相又是不理人了！还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呢，怎会是这样小的气量。」

「能撑你！」裴时突然翻身起来，一把将被子蒙到我头上，任我在里面挣扎也不松手，「裴相的气量就是这么小，只能撑得下一个你！」

这样想着，裴时竟也有几分可爱。

街上人群来往熙熙攘攘，我满心沉浸在过往回忆中，一时失神便撞到旁人肩膀，忙连声致歉：「对不住对不住。」

被撞的小姑娘默不作声，却是一旁金尊玉贵的小姐轻巧开了口：「琢玉？」

啊，是李梦棠，竟然会在这时遇见她。

「李家梦棠、薛家琢玉，但求嫦娥娘娘见证，在此义结金兰，永以为好。」

十三岁时我们还曾在一起求过月神见证，以结为异姓姐妹。可不过短短三年，我的父亲落败了，她的父亲却顶上了户部尚书的位置。

曾经的李薛两家不过一墙之隔，如今却隔了四个坊市还有余。

若这世间我对父亲姨娘的是全然怨怼，那李梦棠，便是泼天的恨意。

但我也只能这样偷偷恨她，却连一点办法都没有。

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。

更何况，李梦棠本就是那有着至毒尖牙的狡猾鳞蛇。

可她此刻竟就这样站在我面前，好生生、水灵灵，任谁见了不要夸一声娇俏可人。

李梦棠偏头看着我，突然伸出手来拉我，「琢玉，你搬去了哪里？爹爹说怎么找你也不见...」

她缓缓低下头，再一抬首时，便是满脸的泫然欲泣：「你家里的事，我也听说了，可如今总归还是夏天，还有时间的。瞧我，这里的日头这样大，哪里是说话的地方，咱们到望江楼去。」

她力气大的近乎执拗，根本不让人有所拒绝。

又是望江楼。

那年我与她一同在这里望见裴时，生出这斩不断的孽缘。

还有一次，也是我与她...

身体本能地生出恐惧的信号，战栗自指尖开始向上蔓延，纵是烈日当头，我也觉得背脊止不住地发凉。

「我不想去...」我站定在望江楼的牌匾之前，定定地看着上面的金字牌匾，讷讷道。

李梦棠全当没听见一般，又叫丫鬟来扯我，「我都订好席面了，琢玉岂能浪费？」

她说着，又伸手摸摸我被冷汗浸透的额发，看上去极关切的样子：「怎么这样冷，莫不是中了暑气，咱们快上去。」

我一根根拨开她的手指，「我自己走。」

宴中佳肴——色香味俱全，我强忍着恶心与李梦棠闲聊。

「若有任何需要，便着人来知会粉雪一声。琢玉，你我姐妹，凡我能及，必不吝惜。」

她像是戴着那副伪善的面具太久，面具便生生长入了血肉里，永远也露不出真实的表情来。

嬉笑怒骂，皆是经过精心测算。

初识之人便罢了，可若是看穿过她真实面孔，怎不生出作呕之感。

我用指甲紧紧掐着掌心，含笑点头：「好，多谢你。」

「何必说谢，说多了反倒生分。只是琢玉，今晨爹爹下朝，回来同我说...」李梦棠的眼里瞬间氤满了愁绪，「薛伯伯他...」

我便知悉，李梦棠行事从来有因。

「大理寺牢狱清苦，今日早朝时便有医官来报，说是有数名犯人染了伤寒症，薛伯父身子向来不好，也在其列。」

她话中之意点到即止，我却只觉遍体生寒。

为何总看不得我有些许好时候呢？

四处散播我自甘堕落做了娼妓的是她，执剪刀要割破我脸颊的也是她，亲手熬出一碗汤药给我灌下的也是她。

我已落魄至此，何以仍旧步步紧逼。

「我知晓了，总要寻着母亲兄长商量一番。」

这一回终究是没被阻拦。

母亲不知在院里等了我多久，瞥见我失魂落魄地进来立时冲过来揪住我的耳朵：「怪不得，啊！昨天回来时那样的狼狈！我如何教的你？你怎么敢？」

先前慌乱一时俱被打散，我连忙捂住耳朵，「错了！我错了！再也不敢、再也不敢了！」

母亲恨极怒极，不知从何处便掏出一根鸡毛掸子来，「想是这十六年来，我一根手指头都未动过你，才让你生出这样大的胆子来，跪下！」

她到底闺阁女子，又念及血肉亲情，不过抽了几下便住手不再挥了，只冷冷哼了声坐在堂中太师椅上喘气。

背后伤痕火燎燎地痛，所幸没有伤到筋骨，我膝行几步挪到母亲身前，伏在她膝上：「母亲，莫要再气了，我听医者说气多伤肝呢。」

猫儿方才见我挨打，不知逃到哪里去避难了，眼下又跑了回来，轻巧蹲在我的脑袋旁，似是在一同附和：「喵。」

母亲看着膝上两个圆滚滚的脑袋，一时都被逗笑了，便也不再板着脸，「起来罢，还跪着做什么？故意惹我心疼？」

我笑嘻嘻跳将起来，顺手将猫抄在怀里，「没有没有，富贵又胖了，可不能让它压着您。」

富贵听着突然拐扭起来，『噉』地一声从我怀里溜走，跳到花瓶座上舔毛去了，看得母亲满脸笑意。

我见缝插针：「母亲，李梦棠说，父亲在大理寺狱里染了伤寒。」

「你管他去死！」母亲立即坐直了身子，目光如电般扫过我的眼睛，「秋后问斩的人，早死几个月又有什么干系？难不成大理寺还少医官了？」

见我满脸的羞愧，母亲的语气丝毫不减锐利，「我只给你两个选择，要么，你自己回房里上药睡觉去；要么，你便出门去，往后再不要管我叫母亲！」

「我去睡觉，我去睡觉！」

.....

母亲嘴里说得坚决，仿佛丝毫余地也无。

可第二日我醒来时，却毫不意外地又看见了个红木小匣子，满满当当，尽是些金银，静静放在我枕旁。

她向来心软，薛执能平安长到今日便是见证。

只是上回在叶姨娘家门外那样哭过一次，她多少有些不好意思，便没再与我一同出门去。

不过母亲最后还是温柔嘱咐我：「天黑前你若不归家来，看我不打断你的腿！」

雷声隐隐，我怕还要听母亲唠叨，立时应了声便冲出了门去，等到了叶姨娘家里才想起未曾带伞。

薛执早早出门抓药去了，我也只能留了纸条便匆匆赶回去，妄想老天予我三分薄面。

谁知夏雨落得竟这样急，离归宁坊不过只差一条街，天上突然『轰隆』一声，接着就骤然泼下豆大的雨珠来，顷刻将人浇了个透心凉。

啊，倒是难得如此倒霉啊。

我拿手遮着发顶，跑到道旁茶摊上稍稍避了避，看着满身狼狈不禁感叹。

「哟，薛小姐今日不练掌了，在这大雨里练什么？练内家功夫？」

怪不得这雨水里尽是一股鸡屎味儿，原是裴时来了。

我头一回遇见夏日里下这样大、这样久的雨，足有半个时辰才停，不过凑巧遇见了裴时。

他吝啬得很，用的伞却很金贵。

是他尚在翰林院做事时，有一回在宫里留得晚了遇上瓢泼大雨，今上怕他受寒特赐的一柄御伞。

方才那样大的雨，我在这伞底下没再淋到一点雨水，一直到裴时转身时，才看见他半边身子全湿了。

他总是这样。

嘴巴坏得不知道是谁教出来的，做起事来却是不声不响，叫人恨也不是，爱也不是。

我看着院里的花草菜蔬，思绪却都不知飞到了何处。

裴宅统共不过一个聋翁，他方才淋了雨，还有谁能帮他煮上一锅热热的姜汤驱寒呢。

自然不是我。

.....

没过两天，薛执倒是递了个信儿过来，说是父亲的伤寒症好转许多，现下又恢复了康健。

母亲没有明说什么，不过看起来明显松了口气。

可第二日，薛执却是亲自过来请母亲。

叶姨娘不大好了。

郎中当着母亲的面，足足诊了半刻钟的脉，出了门捻着胡子斟酌了许久才道，「还是早些准备起后事罢。」

叶姨娘现下退了热，稍稍恢复了些许神志，可瞧着却像是朵开败了的花，透着股说不清的死气。盛夏午后的太阳滚烫如针扎般，她却浑然不觉，还试图用冰冷的手掬住一捧阳光入怀。

穿堂风带着床尾案上的书卷翻过最后一页，是李白的长干行：常存抱柱信，岂上望夫台。

她转过头看得怔愣，良久才用枯瘦的手指抚过，口中喃喃：「韶郎...」

这个女人，哪怕走到生命的尽头前，都还在思念着那个男人。

母亲已是忍不住，用帕子掩着唇逃去了院里。

纵是有万般不可说、万般说不得、万般说不尽，我终究还是拎着食盒与包袱站到了裴宅门前。

这一回不过是尽尽人事，倒是少了初初来时孤注一掷的满心绝望。

这座宅子除却御笔亲书的牌匾，没有一处像是朱衣金鱼袋的裴少卿的府邸，院里生出的花草都是由不知来历的野草种子萌出，除了穷酸二字实在是无法形容。

裴时其人，对自己也很是吝啬。

除了官服，每季不过也就两身衣裳换洗，这两身衣裳若不是洗得不能再洗，也是打死不会再做新衣穿的。

他于饮食一道更是随意，当值在大理寺中解决，休沐时便让聋翁上街市买上一屉包子吃上一日，第二日自是不用愁的，只因又要当值了。

至于车马之流，更是没有。

每日裴时都要比其他官员早起足足半个时辰，从城西一步步行至宫中，风霜雪雨，从不停歇。

做官做得如他这般清苦，有时连我都要理解父亲为何贪墨至此。

可裴时又是极大方的。每年年节他从宫中宴饮罢归来，总要从袖里取一支沉甸甸的金步摇簪到我发间。

年夜里，外面爆竹声炸响，裴宅里却静谧安宁。

他怀抱温暖唇畔含笑，垂首轻吻我的额角：「阿箬，但愿年年如今日。」

.....

聋翁一早打开大门，见门外有人站着，被骇了一跳。

我见他手里提着食盒，猜着裴时今日休沐，便打手势问他裴时在否。

聋翁比划了许久，竟是说：裴时因风寒已在家中休养了许多天了。

等到得了允许，我的脚步不由地越来越快。

这确实是少见。

记忆里的裴时从来抱怨伤病害人，还要说些歪理，论说若是得了个什么病，光抓药都能把人抓穷云云。

此时此刻，我不过略略走近了些，便听见他一声高过一声的咳嗽。

这吝啬鬼，如今生病倒是没把自己变穷，不过只是要把自己作死了而已！

脚下略略一顿，装满顺德楼席面的食盒被放到脚边，我略一思量，去厨房煮了壶热热的姜汤。

裴时若是别扭起来，真要比野猪还倔。

我端起茶盘直接推门进到屋里，不顾他满目诧异，径直把茶碗放到他手里：「喝下去！」

裴时似被吓得懵了，连咳嗽都忘了继续，手上不由自主地抬起茶碗照做。

旁人从来不知，裴相看上去八面玲珑无坚不摧，实则畏寒惧苦，是个极爱使小性儿的主，总要强硬些才能听话。

老姜味足，返上的辛气将他辣得五官都皱作一团。不过他到底心疼茶碗是御赐之物，没有赌气摔了去，便只能双目圆睁着瞪我：「什么东西！？」

「是毒药，两息之间便能使人毙命。」我接过茶碗放到桌上，随口诓他。

「还想骗我？我一口就尝出姜味来了！」

「那你还明知故问。」

裴时顿时哑声，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反唇相讥。

我将窗棂推开，余光瞥见他目光郁卒，偷偷拿拳锤起身上被子，顿觉有些好笑。

「薛掌门风风火火闯进我裴府中，便是为强灌某这一碗姜汤？」

他从来刻薄，自然是忍不住要逞口舌之能的，我懒得理他那些乱七八糟的称呼，起身去外面取带来的包袱。

裴时却以为我要走，嚣张气焰霎时矮了下去：「薛、薛小姐——」

我正奇怪他鸡嘴里能吐出什么象牙来，可裴时见我回身，反是又沉默起来。

这总不是个求人的样子，我只得寻了个由头开口：「家道中落，琢玉早就不是什么尚书府小姐了，裴大人还是换个称呼罢。」

裴时像是怔了怔，「那我，」他稍稍顿了顿，听起来有些小心翼翼：「从前，我听过你家庶兄叫你若儿，是哪个若？」

这样重叠的话语，只恍若一瞬，就将我拉回到那个烛火摇曳的晚上。

「是箬竹的箬。」我眨眨眼睛，觉得眼前似乎有些氤氲，回答却一如前世：「家母偏爱故乡窗前丛竹，只是外嫁女总不得空归家，就为我起了个乳名叫箬儿，父兄听着便也这样唤了。」

「那我能不能叫你阿箬？」

「大人莽撞了，女子闺名怎是外男可随意呼喊的。」

裴时冷哼一声，身子向后倚靠在床头，「那便算了，裴某还是对薛掌门恭敬些罢。」

「阿箬便阿箬吧，反正旁人也不知晓这个名字。」我只能从善如流。

裴时其实不知道，我对他，从来都讲不出拒绝的。

「你父——」

「家父——」

我与他的两双眼睛对视一眼，又齐齐不由自主地转开。

裴时手握成拳抵在唇边轻咳了一声：「昨日路过大理寺，差人告知我，你父亲的病，已经大好了。」

我顺从颌首，「多谢大人费心关怀，只是……」

「莫再吞吐忸怩，」裴时说着又住了嘴，不自然地伸手摸了摸鼻子，「罢了。某力所能及之处，总能帮阿箬达成。」

我有些发愣，这般允诺承诚，都不像是裴时了。

「但求裴大人，能送一个人，去大理寺狱见上父亲一面。」

「这不是什么难事，只是，阿箬总要许我一些好处。」

我从袖里取出母亲给的银票，却被他避开，目光毫不掩饰地在我周身打量。

「下流！」我只觉羞辱，兜头将之前熬夜为他做的衣裳扔到他脸上，转身便跑走，正撞见聋翁寻来的郎中。

我将银票匆匆塞到聋翁手里，忍着气打手势让他不必吝惜银钱，全没听见屋里的动静。

「啧。」裴时取下满头的衣裳，唇角微勾，眼中透出些欢喜，「当真掌门之风啊。」

.....

到底是风雨无阻日行十里的裴少卿，早在这般打磨下炼出一副钢筋铁骨。不过才两日，我在院中打开大门洒扫，便一眼瞧看见他朱衣皂靴，招摇过市般地从归宁坊走过，想是自大理寺当值才回来。

他眼眸稍狭，好似凑巧望见我：「呀，是阿箬！我刚刚下值——」

大门合上发出「砰」的一声，瞬间将他隔绝在街上。

等过了半盏茶再开门，裴时果然不在了。只有坊中惯爱说嘴的媳妇儿们凑在树荫里做针线活，七嘴八舌地议论着：

「方才那位大人在咱们坊里来回走了得有七八圈吧？也不知在做什么。」

「瞧着倒是俊模样，不过大热天的还这么走，像是脑子不怎么好的。」

「是极是极，薛小娘子多么漂亮的小姑娘，才不能看上这样的傻小子。」

.....

裴时是极其守诺的，我却没想到，他那日说的「某力所能及之处，总能帮阿箬达成」竟是这个意思。

父亲端坐在竹椅上，手指慢条斯理地整理着袖上褶皱，细葛布终究是比不得昔日杭绸，他只理了片刻便想清个中原由，随即松开了手指不再摆弄。

纵使来人一个是他三媒六聘娶来的妻子，一个是他唯一嫡女，父亲脸上神情仍然淡漠。除了憔悴瘦削了些，他看上去依旧像是从前那个久居高位的尚书大人。

「来了。」父亲看向我们，开口时似有刹那的缓和。

母亲冷淡颌首，提了裙摆坐在他身边空椅上。

来时薛执还说起，叶姨娘见到父亲才片刻，身上的病就像是好了大半，只是到底沉疴许久，痛快哭了一场便累得睡着了。

可我的母亲，此刻便坐在离丈夫最近的位置上，却也只是垂眸冷着一张脸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

「箬儿也坐。」父亲指了指一旁的绣墩。

我顺从坐下，便听见他声音如初化雪水般刺骨：「昨夜我自大理寺走出，竟是裴少卿亲自相送，箬儿可知为何？」

手指不自觉地握紧成拳，昨日不小心碰断了指甲，残端掐在掌心里，只觉指腹灼烫、一跳一跳地痛。

「是女儿携了金银，亲自去求的裴少卿。」

「你怎么敢！？——」

「她如何不敢？」一直沉默的母亲冷不防开了口：「你的女人病得几乎垂死，儿子又来求她，她怎么能不敢？哦，薛大人从来身居高位，自是不会懂得这些人情世故。」

薛执听得惭愧不已，无声跪了下去。

「我养在手心里视若掌珠的女儿，你们一个个平时不见如何珍视，等到出了事，一个跑来苦苦哀求，一个又仿佛事不关己高高挂起。薛韶，你有什么资格苛责她？这世上最不配苛责她的便是你。」

「问枢.....」

母亲的眼眶微红，语声却冷然似冰珠过弦，「薛韶，一十八年，我拟身嫁与你足足十八年，却从未向你求过什么。今日是我头一回求你，想来也是最后一回，薛韶，休了我罢。」

父亲掩在袖里的手指微微颤抖，似是想要去触碰母亲，却还是缩回了手。

他沉默半晌，终究点了点头：「好。」

父亲为官从来中庸，却写得一手好字，只是此刻墨迹斑驳苦涩，再不复往日华丽：某长安薛韶，归元十一年娶妻扬州陈氏问枢。婚后陈氏端庄娴静，举止得宜，孝敬长辈，养育子女。履妻室之贤，行主母之责。某寡情薄幸，待其相敬如冰，屡屡不得亲近。今放妻问枢归去，与余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。盼夫人得以再觅良人，与之偕老，往后尽展欢颜，余亦不胜欣喜.....

母亲忍着哽咽，「让箬儿跟着我，我会写信给叔父，你带着叶静仪去扬州找他，说不定会有一线生机。」

父亲微微怔愣：「多谢……陈夫人。」

「不必多礼。」她抬手轻拂去脸上泪痕，捧起放妻书，「薛郎一如往日好文采，就此诀别。」

「箬儿！」

我转身随着母亲离去，却听见父亲蓦地出声呼喊我的名字。

「你好好选，万莫要选到父亲这样的夫君。只有自珍自爱自重，方能不让他人看轻了去！」

「是。」我含泪颌首，俯身三叩首：「女儿拜别父亲。」

骨肉血亲，便自此生生斩断，再无瓜葛。

……

回到归宁坊，母亲只坐在椅上发怔。

直至红日西斜，透过窗子洒进脉脉余晖，她才从模糊光影里抬起头来，「母亲有些累，箬儿。你……」

「箬儿都省得。」我站起身理理衣裙，「母亲回房歇歇罢，我去买些炊饼回来，您不用担心。」

「好，好。」母亲便没再作声，只起身捧着那封放妻书回了卧房去。

我知她纵是看上去坚强，也难免于心中伤怀。

从前我曾无数次幻想过与父亲再次相逢会是如何境地，或心头忿忿，或热泪盈眶，却从没料想到会是如此这般。

只是此刻，我竟是觉得有些许解脱。

归宁坊中有户炊饼做得极好，我想了想，最后还是买了两个油纸包，接着数了数荷包里的大钱，又往其中一份里添了二两卤牛肉进去。

父亲此刻看上去倒是不像会偷偷挖了金银悄悄溜走的人，可世事难以预料，总要提前知会裴时一声的好。

今日却是真正凑了巧，到了裴府门前，正正好遇上裴时回来。

他这次没有再从归宁坊打转，确实是从平日走惯的道上来的，看见我时不免惊诧：「阿箬怎么来了？」

我将油纸包递了一个过去，便见他顿时眉开眼笑。

「这回一息之间不能使人毙命我可吃不下。」

「那你别吃。」

「晚了，已经入了口了。」

裴时撕开油纸，径直将炊饼塞进嘴里，他应是没能赶上大理寺公厨的晚食，此刻不免有些狼吞虎咽。

这人若是幼稚起来，不上城西寻上个在地上玩泥巴的三岁小儿来，自是全然不能与之较量的。

我只悄悄白他一眼，同他坐到院里石凳上说起今日种种。

裴时吃相虽不差，身上却还是落了些碎屑。他伸手轻轻拂去，想了想，转过头来问我：「薛公竟没与阿箬提过吗？」

「先前他听我说起是你亲自来求情，又交代出许多事来。别的且不提，尚书府的紫薇树下竟还埋着五箱黄金。若换做别的时日，陛下说不定还要给你父亲再添上一笔凌迟之刑。」

说到此处，他有意顿了顿，面露得意之色：「若没了，薛公可当真是难逃一死。阿箬你可知，我动了什么手脚？」

裴时这时的眼睛闪闪发亮，说话语声抑扬顿挫，就像是专为我说话曲折离奇的闲书一般。

我只得摇头：「自是裴大人想出了旁人都想不到的法子。」

「慧极。陛下那日正召我去为他送一本卷宗，赶巧了，我进门时，小黄门正送来东南河道总督的邸报，这时节，河道总督千里迢迢送信来，所为还能有何事？我当下立刻找时机将劄子堆到了邸报下面。果不其然，涣州发了大水，朝廷正缺钱呢。这下两厢功过相抵，你父亲才能从牢狱里脱了身去。」

这样百般回转心思，确实是往后十步瞻前而先百步顾后的裴相方能想到。

我给足了裴时面子，不住合掌，顺便拿话吹捧他的绝世聪明。

裴时继续吃炊饼，尾巴像是要翘到天上去，顾左右而言他：

「可惜这胡麻都被炒熟了，不然我将这纸上剩的全洒到院子里，明年说不定还能长出更多来。可惜、可惜啊，怎么就没有人弄些生的胡麻饼子卖来吃？」

「生的胡麻有甚可吃的？」

「我就喜欢吃生的！」

「那你让聋翁帮你买罢，我出钱便是。」

裴时哪里是真的要吃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不过是又开始作了。

我冷眼看他默默锤着石桌，到底还是忍不住笑出了声：「家里还有些面粉，我明日做些冷淘送来与你尝，可好？」

「冷淘我是不大喜欢的……」

眼看着他又要拿乔，我半点不犹豫：「那就算——」

「阿箬做的另当别论！」

他赶忙大声抢在我前头开口：「明日我下了值直接去归宁坊取，这样热天，不劳阿箬辛苦出门来送。」

这样没皮没脸的裴时也实在让人没法子拒绝，我只能点头称是。

回程时裴时又是长篇大论，说什么天晚不好让我独行云云，直将我送到了家门里才作罢。

「下回总让我进去喝口水吧？直接被关在外头，也怪尴尬的。」

我正要关门，听见他折返回来只为说这事不禁觉得好笑。

「那下回裴大人也别再在这坊中来回徘徊了，总不能白白让别人说了去。」

他听明白我没有拒绝，连连道好，待我锁了门才转身离去。

先前一直没察觉到饿意，眼下倒是觉得饿了，只是炊饼在油纸里早没了热气，隐隐有些发硬。我随手撕了块给猫儿尝尝，自己坐到花坛前小口吃起来，却总觉得不如裴时吃得香。

他那块炊饼里可夹着二两牛肉呢。

我自顾自安了个理由过去，将裴时的影子从脑海中赶走。

但父亲.....这一世的父亲，竟是自己献出了金银。

口中炊饼愈发嚼蜡一般难以下咽，我也全然没了食欲。

这事终是让我了却一桩心事，便也罢了。

不过明日要找些活计去，总不能这样成日懒散着，坐吃到山空去。

三、遗憾风波催人老

涣州水灾日趋严峻，京里却是成日旱着，连城郊粮田都几要烤焦了去。一直到七月的某日夜里，天际蓦地炸响一声惊雷，吓得猫儿『嗷呜』一声跳到床上，窗外大雨瞬间如洪水般倾泻而下。

这还是立秋以来的第一场雨。

我望向窗外细密雨帘，手脚不住发冷，前世便是自这一场大雨起始，母亲的身体一日坏过一日。

猫儿方才钻到我怀里，暖烘烘的一片热意。我抚顺它毛发竖立的脊背，起身沿着回廊去到母亲房里，见她也正坐着看向窗外，便抱着猫踢掉鞋子跑到她床上。

「雷声好吓人，箬儿想同母亲一起睡。」

母亲往里挪了挪，满眼笑意：「之前不是总说自己是大人了吗？怎么还学小孩子，一打雷就往娘亲怀里钻。」

「母亲在我便总是孩子！」我扭着身子蛄蛹到她身边，紧紧贴着母亲的手臂，所有惶恐都被她身上淡淡香气冲散。

我的母亲，此刻依旧安然无恙，还留存在这人世间。

.....

第二日却是个大晴天。

满院花草都被冲刷透了，在日光下闪闪发着光，枯枝败叶也尽数被雨水打去，只需稍稍拾掇几下便又重复往日洁净。

前些日子我在街市的绣庄找了件做绣活的活计，其中的管事贺大娘便住在归宁坊，我亦方便许多，只需每过几日去找她领些绣线布料与花样子，总比其他活计轻松。

她们平日里最爱去归宁坊中央的一棵榕树下坐着，既能一起说些八卦，又能排解做绣活的无聊。

「刘掌柜便住在京兆府驻扎的永乐坊，如何能听不清楚？」

我收拾完院子过去时，贺大娘与其中一个媳妇儿正说得起劲儿，见我来了只略一点头，又继续开口：「那鸣冤鼓是用水牛皮鞣制千百次做成的鼓面，蒙上鼓身后要在大太阳底下足足晒上一百日，拿鼓杵一敲，百步之内都有回声。」

「那汉子敲得极用力，声声泣血：『求京中老爷们救救涣州城民吧！』咱们的京兆尹大人不敢耽搁，连夜进了宫里去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马上都快要午时了，京兆府的府衙还没开门呢。」

「呀，我记得前些日子，陛下指派诚王殿下去涣州赈灾，难不成.....」

「嘘，噤声！皇子皇孙可不是咱们这些人可以议论的，」徐大娘眼珠子转了转，见周围都是熟人才放下心：「不过我家官人

同诚王府上管事有些交情，听说，今晨大理寺卿亲自带人去了诚王府呢。」

针尖蓦地刺破手指，霎时便有血珠滚出。

兹事体大，大理寺卿亲守王府，裴时这个少卿自然也不会赋闲。难道前世的裴时，便是去了涣州？

「薛娘子怎么扎到手了？」徐大娘从来眼观六路，「罢了罢了，眼下先不绣了，不然污了绣线。你去铺子里取些新的花样子来吧，咱们下午绣些新物件。」

我心下慌乱不已，总想见裴时一面，连忙应声起身。

谁知裴时竟走得那样快。聋翁同我打着手势，说是还没到下朝的时候，便有宫中内侍来取走了他的常用物什。

平日里常常见到他，我总以为是巧合。

可原来，裴时才是那个巧合。

裴时离开京时走得隐秘，之后更是全无半点消息。我从来不知，这样的日子会是这般煎熬，光阴过得抓心挠肺，都像是生生被拽长了两倍。

一直到半月过去，院门被人『咚咚』拍响，是聋翁带了厚厚一封书信来。

裴时的笔迹全然不似写官文时那般工整，信封上墨迹淋漓，也不知题下时是何等匆忙，却仍可见其中筋骨。

上面被他大刀阔斧写着：卿卿阿箬亲启。

聋翁眼里含笑，送完了书信便识趣离开。

我揉了揉逐渐升温的脸颊，回到房里反锁了门，做贼一般打开信封。

只是其中纸页上零零散散，皆是些零碎记叙。

我恍惚想起，前世的裴时有个习惯，每日总要记下这日所思所想用以自省。

有过则改之、无错则加勉。

想来这一沓厚厚『书信』，根本不是书信，却不知怎的寄到我这来了。

「神卫营车马健硕，急行一日可逾百里，如此想来不过七日，便可至涣州城内。一路南行之间，同行无不盛赞江南风光秀丽。余举目四望，只觉平常。远不如长安街巷。」

行走在外也要挑三拣四，倒是裴时这人能做出的事，见他笔触间透出满满不屑，我不禁觉得好笑。

「涣州城中渐成汪洋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其中不乏孤寡，足可见先头官员尸位素餐。硕鼠无皮，无耻至极。其人若非无畏乎天道，岂敢轻贱罔顾人命如斯。恨不能杀之！……」

前世此时，我只顾忧心母亲，竟不知长安之外还有如此灾祸，心头不免惴惴，既是可怜灾民疾苦，又是担忧裴时。

他如此圆滑为人亦心生愤慨，涣州又该是何等乱象。

「.....日间于城外医棚偶见一女，身形羸弱不免眼熟。惊觉某竟心猿意马至此，眼前人影绰绰皆是阿箬。又觉心安，长安终不似如此境地。此时方明，来时但觉周遭寻常，惟有长安念念不忘，其非长安佳绝。所难忘者，惟阿箬尔。不知长安此时明月，可如涣州弦上弯钩？何其怪矣，从前竟不觉月色清辉孤寒若此。」

裴时从来嘴硬，说起话来十句总有八句要用来噎人的。

我却不知，他亦有如此脉脉温情，只是从不开口说。

心头酸酸麻麻，像是春日陌上野草疯长，仿佛十数日的思念在这一刻瞬时暴涨。

我的裴郎，总要何时才能归来。

.....

涣州城。

「我放在邸报下的纸笺呢？」裴时写完劄子才发现自己桌上空空如也，不禁疑问。

小厮澄泥垂首回答：「驿使取走与邸报一同送回长安了。」

裴时大惊：「谁让他拿走的！你这蠢材，怎么不仔细察看.....」他回想起其中内容，只恨不得立刻生出双翼飞回长安去，抢在阿箬看见前撕了信才好。

澄泥却不免有些委屈：「昨日大人去知府大人家中饮宴罢，亲自取了信封将纸笺都装进去，特特嘱托要八百里加急送回京，那信封，也是您亲手交到驿使手中.....」

裴时猛地站起身来。

他想起来了，为了探寻知府受何人指使，宴上确实多饮了几杯。回来后也是他自己亲自取的信，一把塞到驿使手里，言之凿凿：「务必、务必要送给我的阿箬！」

裴时呆愣片刻，『啪』地一声给了自己一个巴掌，吓得澄泥不由惊呼：「大人！」

裴时默不作声坐回椅子上，兀自绞尽脑汁。

等回到长安，要怎么说呢。

便说是被人打了脑袋，什么都不记得了罢。

.....

时节已经入了八月，渐渐生出几分秋寒。

白日里我同母亲收拾起轻薄夏衣，又将秋衫从箱笼里翻找出来，一一取出在日光下曝晒了数日。

裴时离京已有一月，期间倒是又寄了几封真正的书信来。口吻浅淡，笔触寻常，只字不提先前误送来的纸笺。

此人向来如此，我自是见怪不怪。

月上中天，我又取出那几封书信来，坐在院里望着天边皎洁，手指轻轻抚过他的笔迹。

豆娘歇在院里梔子叶上，在月下透出蓝幽幽轻灵光晕。

却不知沧州此刻明月，可如长安圆满？

可想来是今生诸般圆满太甚，前世种种便自请入了梦中来：

诚王贪没赈灾粮款虽查无实证，可到底是失了帝心，被圈在王府里反省了数月。

今上于不惑之年方从太子之位更上一阶，从前兄弟之间抛却血肉亲情，只为谋夺皇位之事看得太多，是以登基以来从未正式册立太子。

朝中文武心中已是看中了众皇子中的两位，便是三皇子诚王，与皇长子光王。

这两位殿下，一为嫡子，一为长子，各有所长，也各有大臣暗中投诚，两厢暗自较劲。

裴时却对此不屑一顾，任谁也不能将他拉拢了去。

他能一直简在帝心，靠得也是这份破釜沉舟只做纯臣的决心勇气。

可某日今上将裴时召去议论此事时，不过是初初拟了个削减诚王品级的诏书，却被他严辞以谏。

陛下当时便生出勃然怒气，生生摔了个茶碗出去。

裴时任我用蘸了水的布巾擦拭他脸上血痕，口中絮絮：「诚王平庸纯善了些，却总归不会做出这般傻事来。况盛世之下，便是需要此等君王治国。」

他以往从不在我面前议论朝事，那日却难得有些忧虑：「阿箬，朝堂上怕是要变天了。」

果不其然，夜里殿前司都检点刘缮亲自带了一队卫兵，重重推开裴府单薄木门，「裴大人，且随某去罢。」

裴时想是早已料到，只轻轻捂住我的嘴不让我出声，接着从容不迫起了身穿起外衫，才走出门去。

「倒是辛苦殿帅星夜赶来，请。」

透着门缝，我亲眼见他被人套上重重枷锁，却仍旧安之若素。

喧嚣人声伴着他走出院门而渐渐消失，除了我身旁枕上的体温渐渐冷去，竟像是一场噩梦般仓皇逝去。

聿翁回乡下省亲去了。

我站在裴宅望着四下满庭萧瑟，竟惶惶然不知还能向何人求助。

裴时从未将与我之事诉于人前，大理寺中他治下严谨，更不会议论市井传言。是以即使我天不亮便去到了大理寺官衙门前，却也不能求得一见。

从前尚能算得上交好的手帕交接了我递去的名帖，尽数如石沉大海一般，了无回声。

我只能戴着帷帽在街上来回奔走，去仔细分辨听着有无人在议论裴时的消息。

那是我头一回生出遗恨，恨父亲贪墨丢了官职，恨兄长弃我而去...可最恨的，是我自己这般软弱。

裴时将我照拂得那样好，可如今他落了难，我却连要到哪儿去才能为他道上一声冤屈也不知晓。

何其无能。

许是天无绝人之路，灵光乍现下，我却想到了一个人。

先前我全副心思放在母亲身上，之后去了裴府，便是再没同过往日交有过联络。

可她与我曾是金兰之谊，父亲又身居尚书之位，多少也能透出些消息与我。

投了拜帖，眼下我只有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可以指望，连李府门房都没敢远离。

万幸，这封帖子终是有了回音。

花笺上笔迹玲珑秀丽，一见便是闺阁女子所书。

「明日望江楼一见再叙，万望珍重。」

我捧着花笺满怀心绪奔涌，强忍着喉头哽咽，抬袖——擦拭去落下的泪珠。

裴时尚在牢狱之中，不知何时才能得见，便是万般委屈辛苦，我也不能哭。

好不容易等到第二日，却不巧是个落雨天。

我匆匆跑到望江楼去，满身的狼狈。

李梦棠衣冠肃然，看向我的眼里满是关切，凄凄然不似作伪，说出的话却如钢针刺骨：「琢玉这些日子都去了哪里？先前京中都盛传你夜里私奔去与人幽媾，气死了母亲，现如今正委身商户做了娼妓。」

传言竟是如此不堪，我却只能避而不谈，三言两语提过我在裴时身边。

「你在裴时府中？」她话中惊疑不定，「你竟还在裴时府中！」

她话里冰锋暗藏，几乎让我遍体生寒。

「梦棠，如此论及往事无用，我、我是为……」

「你自是为裴时而来。」李梦棠倚在窗边美人榻上，目光笃定。

「前些日子父亲同我提过一嘴，裴时触怒圣颜，此时正关押在刑部诏狱。」

我心中一惊，诏狱，那便是今上亲自下令将裴时拘捕。且刑部非大理寺御下，自然不会给他几分薄面，若有刑罚，必是不遗余力。

「那——」

「你想让我求父亲帮他求情。」

见我正欲点头，李梦棠竟是取了帕子掩在唇边吃吃发笑，「何其天真！琢玉，你早已不是尚书之女，父亲又是朝廷要犯，我为何要帮你？更何况，你尚不知，我心中有多愤恨！」

她放下手臂，缓慢起身站起，「那日分明是我先看见裴时！可为何却是你受他青眼？家世相貌，我与你有何分别？纵是那时比不得，只以你今时之落魄，又如何配得上与我相比？可为何、为何，裴时如今仍留着你，我却只能嫁给诚王那个蠢材！」

竟是如此！

我竟不知，她对裴时亦有情意。

「想来便是这一张脸。」李梦棠素玉般的指尖缓缓拂过额角，猩红蔻丹鲜艳似血。

我心头忽而一跳，我是欠过她的。幼时她与我玩耍，曾因让我摔倒被薛执推了一把，额角就此留下疤痕，从此只能拿刘海遮着。

想是自那时起，她对我便是满腔恨意。

「便是这一张脸，才会勾得裴时这般放不下你。」她语中狠戾顿生，手腕翻转，立时抓起桌案上的剪刀，「该当就此毁去才是！」

我用尽全力推开她，被她两副面孔恶心得直干呕。

她说得对，我当真是天真极了，竟没看穿昔日言笑晏晏的姐妹会是这般模样。

李梦棠的目光骤然犀利，「你有孕了？！」

我被她所言吓得一怔。

从前我的月事便一直不准，近日诸事烦忧，更是无暇顾及，如今想来，怕是真的...

「当真妙极。」她满脸的疯狂已近乎妖异，却忽而放下剪刀合起掌来，「我辛苦经营，反是促成你们相爱相亲，还有了这孽种。素玉，去抓一副绝子汤来。」

我只觉心间擂跳如鼓，手掌不由自主地覆在腹上，转身便想逃离，却被她轻而易举捉住。

「琢玉，你不是还想救他？」李梦棠说话时伸手拽着我坐到美人榻上，神情如蛇般阴狠：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裴时便总有回圜余地。」

「你要如何？」

耳侧有片刻静默，李梦棠温柔抚过我的肚子，「我要你乖乖把药喝了，今日之事不能同任何人说起。」

「好。」我紧咬住口唇，想要忍住眼眶酸痛，脸颊却不住有温热泪珠滚落。

那药苦极，还隐隐透着一股腥气。

饶是万般强忍着，也总想反胃。

李梦棠与丫鬟一同掰着我的下巴才将一碗浓黑汤药生生灌了进去。

我捂着心口不住喘息，「你、你要说到做到。」

她手抵着下巴静静思索，「可若是琢玉同裴大人说了今日之事，我又该如何呢？」

「我薛琢玉在此对天起誓，如有违背，天打雷劈！」

「不行，」李梦棠轻轻笑着，「你要如此说，如有违背，裴时必定不得好死。」

我随她一字一句重复，字字如同尖刀刺刻心肠。

李梦棠终于点点头，「甚好，我这便回去找父亲。琢玉可要保重。」

裴宅不过三两间屋舍，平日里再狭小逼仄不过的一座府邸，这时我却只觉得它寂静空旷得可怕。

小腹一阵阵地绞痛，身上冷汗亦如潮水般涌出。

这样的折磨，于我这短短十八年的人生中，还从未经历过。

眼前愈发黑暗，仿佛像是有走马灯接连划过。

灯下光亮里，祖母、母亲、姨娘、父亲、兄长.....他们一个个向我走来却又渐渐远去。

徒留我一个人在原地惊慌失措。

「母亲！」我无法忍受这样的孤独，只能追着母亲的背影奔去。

她回过身看着我摇了摇头：「回去。」

「我好痛。母亲，带我走吧。」我上前跪在她腿边，只觉有满心的委屈。

她只推着我的肩膀，「簪儿，听母亲的话，回去！」

我被她推得一个趔趄，眼前光影瞬间黑暗下来，耳边静默一片，安静得让人几乎想要发疯。

这时我才突然想起裴时。

姨娘他们都来了，裴时却没来看我。

「阿箬、阿箬、阿箬！」

不知过了多久，眼前昏暗骤然被烛火照亮，我才看见裴时的脸。他满脸青灰胡茬，抱着我肩膀的手勒得我生痛。

「是我的错，是我错了，我不该那般自负，留你一个人，我错了.....」

他的眼泪一滴滴落在我的脸上，有些微的凉意。

是他在哭。

「你怎么才来？」

这些日子一刻不停的奔走，无人可依的惶恐，还有李梦棠.....所有的委屈和不安霎时涌上心头，让我只觉得眼前模糊一片，
「裴时，你怎么才来...」

「是我对你不住。」裴时近乎虔诚地埋头于我心口，任我如何打他也不放手，「阿箬，我不能求你原谅，我只求、求求你，不要离开我。」

窗外电光闪过，天色霎时亮如白昼。

前世那般深切痛楚恍若就刻在骨髓，我自梦中醒来，犹觉心口濡湿。

.....

今日又到聋翁来送信的日子。

昨夜又梦见往日时光，难免生出悲戚之意，只有想到还有母亲与裴时在身旁才好受些。

可聋翁这次来得匆忙，却是急急冲我比着手势：沧州堤坝被雨冲断，当时裴时正在堤上疏散百姓，直接被大水冲走了。

这样消息好似晴天霹雳。

裴时从来善逢迎，在朝堂之上玩弄权术阴谋如鱼得水，便是唯一一回被抓进诏狱里，也不过几日就被放出官复原职，甚至之后才过数月，便直接升了大理寺卿。

但这一回是天灾！

从前不是最明哲保身的一个人？怎么今时忽地就这般爱民如子，还折了自己进去！我心中忧惧交加，竟隐隐生出怒意，可万般情绪过去，只余害怕。

随即只觉头顶一阵晕眩，脚下一软便坐在地上。

母亲听到声响，连忙跑出来扶我，「怎么了？」

去找他、去见他、去告诉他。

这些念头像是随着血流一起冲到了全身的每一处开始叫嚣。我看向母亲，泪眼婆娑，「母亲，我要去沧州。」

我从来都不是信命的人。

那些自称得证天道之人，倒是没真见过哪个能凭空白日飞升了去的。

前世如此惨烈，我却不能日日沉浸其中不得自拔。上天予我重活一回，想来也是欲让我从中谋求改变之法。

我与母亲说清前世今生之事，见她犹在沉思，便又说起刚才所想：「薛家虽比不得勋贵世家多年积攒下的富贵，却是绝不会让父亲缺了银钱去。祖母便同我提过，库房钥匙就在父亲手里，其中俱是祖辈积蓄。裴时同我说起家中紫薇树下埋了五箱黄金，可这样多的钱，又岂是父亲那样不善钻营的人能轻易取得？」

前世父亲正是掘了这些黄金逃走了，他与姨娘庶兄统共不过三人，又如何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携了这样沉重的几口箱子出得长安。两位皇子斗法，诚王不过乍一落了下乘，光王便能取出十万两银子来，当真是大手笔。如今联想起来，这其中必是少不得父亲的。

于是前世父亲了无音讯，今生裴时带着银子去了沧州，也就此...失去踪迹。」

梦中走马灯里，祖母母亲已逝，可姨娘父亲与薛执也都在，想来那时，他们均已丧命。

母亲的手不自觉地收紧，「你就认定了他？他若对你真有那般好，怎么不娶你？」

「裴时曾做过我逃生时的一块浮木，母亲，您说过，人是要知恩图报的。我不能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就此困于险境不得逃生。」

「我...我要再想想。」

可我却再等不得了。

从前的我太过懦弱，总要裴时来护着我；如今，也该该换我去守着裴时了。

留了书信放在妆台上，我与聋翁连夜便出了长安。

一路有惊无险，终是行到沧洲城。

这十日里，我与聋翁佯装成祖孙，只说是来沧州城里寻亲。途中路遇沧州人不知凡几，纷纷摇着脑袋说我们脑子坏了。

这时城中人向外逃难都艰难，任谁还要往城里去？

我只抿唇笑一笑，并不接他们的话，向他们打听沧州的堤坝。

其中倒是有个好心大娘又问了问：「水患这样大，你们怎么不仅要去沧州，还要往堤坝上凑，那样大的水，都不知冲走多少人了。」

我想到驿使与聋翁说的，便是裴时站在堤坝上被冲走了，心下不由地抽痛起来，面上却只能强忍着。

「大娘不知，我家爹爹便是修筑堤坝的工匠，村里同去的叔伯回来与我们说，他亲眼看着爹爹被大水冲走了，可我却是不信的，至少、至少也要将他的尸骨带回故乡去，总不能、总不能...」

总不能让裴时就这样埋骨他乡，魂梦难安。

纵是一直强做镇定，我却是真的怕，怕裴时真的就此悄无声息从人世间离去。

眼泪渐渐涌出，让眼前大娘听了也难过起来，她伸手拍拍我的肩膀，「小郎君莫哭，你如此孝顺，必然会有上天眷顾你家爹爹。」

我忍着抽噎点头，大娘却忽地合掌拍了拍自己的大腿，「我都忘了这事！」

她看向我的眼神忽而透出些许欣喜，「小郎君，你或可去沧州边上的连康县去找找看，我家邻居娘子便是连康人，她说幼时总有牛羊随水流冲来，十之八九都是沧州所遗。」

「当真！？」

见大娘忙不迭点头，我只觉心间霎时泵出满怀热血来，一时泪中带笑：「我便知，裴时这样的祸害，是一定要遗害千年的，又怎会轻易死去。」

「祸害？」

我立时住了嘴，「另还有个同乡，也随爹爹一同失了踪迹，他名霍槐。多谢大娘，不知可否问您家在何处？等我寻到他一定再来谢您！」

大娘只摆了摆手，「且快些改道去连康吧，今日这天色，若再晚些说不定又要耽搁一夜啦。」

我连忙点头，又打手势告知聋翁。

车马掉转过头，即刻便往连康去。

.....

到达连康县时，天色已经黑透了。

我心中忧虑，却也知急不得这一时，只能找间客栈先住下。聋翁毕竟年纪大了，这几天他一直在路上奔波，总要歇上一歇。

客栈小二听我来寻人倒是很热心，忍不住给我介绍：「我们连康县一直与沧州毗邻，听府衙里的师爷说，连年夏日雨水暴涨时，在上游被沧州蓄住许多，咱们的河道宽又浅，就总能拦下沧州冲下的东西。小郎君明日不妨去城内仁和堂找找看，近日里衙役们从河道捞着了人，总是往那里送的。」

我连连应声，起身向他道谢。

仁和堂往来人群络绎不绝，间或便有衙役或兵士，抬着浑身湿透的人往里进。

我脚下不由自主地往里走去，只是举目四望，却不见裴时踪迹。

遍寻不得，我只能去找了个低头称药的药童询问：「这位小哥，不知最近可见过一个身量颇高的郎君被送来？他模样生得周正……」

「不曾不曾。」那药童许是手中活计忙乱，想也不想地便如此回道。

虽然知道此间医坊近日必定忙乱不已，我在此问话自是平白添乱，他才会如此不耐。可心里却是又急又怒，霎时便勾得眼睛发红。

「当、当真不曾见——」

只是我话音未落，便有人突兀插起话来：「阿箬眼中我就只是生得周正？」

四、天涯尽头里，回首已苍苍

这声音当然是极耳熟的，我周身一颤，竟定定不敢回头，只怕此刻满怀希望尽数落空了去。

裴时却浑然不觉，只淡定上前递了方子取过药童包好的药包，接着才伸手来拉我，「此处不是详谈之地，跟我走吧。」

裴时脚步走得极快，手指紧紧攥着我的手，拽得我几次都差点摔倒。

他一路少见地沉默着，薄唇抿得紧紧的，一直走到一座小院前，他才将我拽了进去，嘴上连珠炮般地数落起来：

「真是傻，你看他那样就像埋头在土里的鸡，眼里只有食儿了，怎么会看到我？」

人有不耐之时，再三确认也是得不到想要回答的，你还在那苦等着问什么？」

看你这满身的泥灰，做得什么打扮，哪里还有姑娘家的样子？」

不是自小养在闺阁里的娇小姐吗？怎么不声不响地跑这么远？只因是掌门便毫不畏惧？」

长安到此地有多远你可知？你怎么能跑到这里来？你怎么敢、你怎么敢？」

还哭！还哭！你就是遇上了我！若是路上遇见旁的什么人，若是、若是……」

我听出他话里满是后怕与担忧，心里却仍是委屈，先前那股子自听见他落水消息便生出的愤怒也不受控制地涌出。

「明明都怪你！不声不响就离开长安，连个口信都吝嗷递给我，便是那信都是驿使弄错了才送给我的。后来呢？说落水就落水了，你可知我心中有多焦急！我连母亲的话都不听了！跟着聋翁来沧州找你！我怎么会不怕、怎么会不怕？可我更怕你死！」

月前种种失落不安，在此刻尽数迸发，眼泪簌簌落下，被我咬唇强忍着，「总是这样自己强撑着，什么都不与旁人说，总以为自己什么都能料想到，总是这样，总是这样.....」

裴时铁锁般的手终于渐渐松开，他张了张嘴，却没能说出什么，只伸出手臂想要抱我。

我一把推开他的手，抬手一下下锤在他身上，「你知不知道，驿站那些人的眼光多可怕，我只能偷偷摸了墙灰往脸上擦。中途马儿累坏了，说什么都不肯动，我与聋翁为了赶路下车生生走了六十里地，怎么那么远，走得我脚上都磨出泡了！就是为了寻你！你还要说我！」

裴时生生受着打，手臂仍不管不顾抱着我，「是我的错，是我错了。」

我被他抱得不能动弹，只能用指甲掐他的手臂，「你还说人家是鸡！我看你成日里喋喋不休才是鸡，还是山里的野鸡！」

裴时『噗嗤』一下乐出了声：「我是野鸡？那我一定天天下山来抢阿箬的食儿吃。」

「你还要抢我的食？！」我被他说得震惊，都忘记掉眼泪，旋即又反应过来，「你才是野鸡，关我什么事。我见到你，就把你撵出去！」

「求求阿箬不要撵走我。是我错了，我不该嘴硬，说那样的话伤人。」

裴时抬手轻轻拭去我颊上泪痕，将头抵在我肩头，有生以来头一回心甘情愿地放下自己的高贵身段，「在此处见到阿箬，我都不知有多高兴，在仁和堂外面认了有一刻钟才敢走进去。可想到这千里之遥，我随神卫营往来都不知几多难受，便又只恨自己这样无能，还要你亲自来找我。阿箬这样好，这样挂念我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欢喜才是了。」

眼泪随他言语渐渐停下，喉咙里却一声声涌出哭嗝来，「还有那医女.....」

「什么医女？」裴时满脸困惑。

「什么你在医棚看见的女子，和我身形颇似的那个，你是不是看上了人家？」

「我连她样子都不知道！」

「你看、你看，这分明是还记挂着！」

裴时被我连番无理取闹气得发笑，却又认命一般，低头捧起我的脸，「我能记挂的还有谁？只有眼前这个在家里被养得傻乎乎的小黄鸡而已。」

他这话说得荒唐，眼里却像是有一池春水荡漾，深邃妖冶地蛊惑着旁人沦陷进去。

「咳咳.....」身后忽地有人冷不防咳嗽了两声。

我一把推开裴时，回头望了过去。

十四五岁的少年脸颊都羞红了，「不用管我不用管我，大人，你们继续，你们继续。」

.....

这少年的脸确是红透了，却不是羞的，而是烧红的。

裴时好说歹说把人哄了回去，开始与我说起最近遭遇。

「澄泥是我在来沧州路上捡到的。他家中本就只剩个寡母，出城时却与他走散了。」裴时挽起袖子，往铁锅里舀满水，接着又从橱子里捞出个药罐子来，「我从堤坝上落下时，是他护了一把才能如今时这般无恙。只是水流湍急，澄泥却是撞到了腿，这几日才堪堪好了些。」

他只将罐子洗了洗，修长手指将药材一一填了进去，「那日雨下的大，我身边人员冗杂。但让人那般重重推了一把，我若不是五感皆失，自不会弄错，是以亦不敢往京中送信。」

他此刻眉目低垂不见笑容，隐隐透着几分阴寒。

我想到前世他入狱时长安波谲云诡，不由得想到一个人：「是光王？」

裴时眉梢微挑，「阿箬竟也想到这位殿下？不错不错，我本以为你只有四肢发达，头脑.....」

见我双目怒火燃燃，他立时住了口，「.....头脑当然也是不差的。我都不过只是个探花，若是阿箬能去科考，必要考个状元回来才是。」

我懒得理他，只从鼻子里冷冷哼了声，又往炉灶里添了把柴火。

裴时抓紧时间转移话题，「薛公的金子来得蹊跷，我派人往户部调阅了近年往来卷宗，却不见其中亏空，可若是有一人帮他做了假账，这事就要方便许多了。」

「给事中。」我想到李梦棠的父亲，顿觉脊背发冷。

「呀，阿箬这样聪明，我又要如何自处。给事中官职不高，却行六部监察之责，如此一来，倒是怪不得薛公能日渐贪下十万两银。如今一朝事发，倒也是李尚书手段。我记得你们两家便是比邻之谊，可怜薛公识友不清啊。」

又何止是父亲交友不清呢，还有我，不也一直天真了那么多年。

「不过我久不在京中，现下百姓如何说诚王殿下？」

我想到那日贺大娘在树下说的：「诸多揣测，尚不敢宣之于口，但心中必是认定了诚王殿下敛了钱粮。」

裴时喔了一声，轻轻叹息：「殿下连夜回了长安，可留下的侍从却悄悄与我说，他们带来米袋钱箱里，只铺了浅浅一层，底下都是些泥沙土石。」

怎就偏生这样巧，现任户部尚书受皇命拨给诚王殿下赈灾的银子不知何处去了，前任户部尚书手里却藏着这样大笔银钱。这

事让我知晓了，皇上必是也会知晓，自是不能再留我的命了。」

眼前炉灶里火焰烧得熊熊，在我眼眸中跳跃不止。

「哪里有这样的道理，只为了夺权，便让旁人折了性命进去。」

裴时听了稍愣了愣，才微微笑着道：「朝堂倾轧之下，只祸及一两人便可算是大幸了，不过此事终须从长计议。」他说着掀开锅盖，「水烫了，我来看药，阿箬去洗洗身上罢。」

我知这是裴时不想再多说朝堂之事，却有意拿话噎他，「裴大人这是嫌我满脸的墙灰脏了？再不想同我看月亮了？」

「阿箬这是说得什么话，前日里我撞到头忘记不少事情，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了。」裴时拎着水桶放到隔间里，一面晃晃脑袋，一面装出茫然神色，「这样，我亲自帮阿箬洗，便能证明我从未生出嫌弃的心思……」

「呸，」我立刻从灶前站起，忙不迭地跑到隔间里推他出去，「你怎么这样不要脸？」

隔着布帘，裴时的笑声清晰依旧：「那又是什么东西？」

人至贱确实是无敌的。

我无话可说，便只当他在放屁。

一路风尘仆仆，足足让裴时烧了三趟水，我才将通身洗个彻底。

裴时的衣衫在我身上宽松的紧，我将袖子挽了又挽，却还是时不时落下。最后实在没法，还是拿了根腰带当襻膊系上了方稍稍好些。

这时我才忽地想起聋翁来。

与裴时重逢太过意外，竟忘记他还在附近找着。他已年近花甲，若是遇上什么意外，又该如何是好。

心中愧疚立时如沸水般上窜，我连忙叫上裴时一道出门去寻。

幸好聋翁发觉我不见了并没有四处乱走，当即便回了客栈来等我。既寻到他，我心中一块大石便立时落了地。寄养的马儿已经吃好了粮草，便套上轡头，随我们一起回到裴时赁下的院子。

来时我往客栈，裴时则去了医馆。

可行至医馆，我自马车中向外一望，却觉说不出的意外。

有人正扯着裴时的袖子，满目戚戚然：「裴郎，我终于找到你。」

李梦棠素净着一张脸，泫然欲泣双目璨璨，前世里狠狠扼住我下巴的那双手没再涂蔻丹，圆润指甲透着浅浅的粉，凌乱披风下还隐隐露出素白的裙摆来。

美人扶风，纤似弱柳。

若我是男子，定是要叹上一句我见犹怜，再伸手将她稳稳扶住，以免她一不留神就晕倒在路边，摔坏了身子骨。

可我毕竟不是男子，又恨极了她。

此刻却也只能推推聋翁让他停下，接着坐在车里翻了个白眼继续偷看。只亟待裴时伸手去扶上一把，我便立时冲下去给她两个巴掌。

裴时却只沉默着从她那双柔弱无骨的手中抽回了自己的袖子，轻轻掸了掸。

半晌，他抬首时微微皱眉，满眼迷惑：「你是何人？」

我在车帘后乐得连连鼓掌，李梦棠那般女子，对她最大折辱想来便是全不将她放在心上。

裴时目光箭一般扫来，又似漫不经心般掠过。

他清清嗓子，看着犹自惊愕的李梦棠，语声冷冷：「家中妇人最是善妒，男女授受不亲，姑娘下回别再抓错了人。」

「裴郎不记得我？」李梦棠讷讷开口，眼中似有绝望，「裴郎竟都不记得我？」

裴时眉头蹙得更紧，却懒得理这样疯癫闲人，只稍一侧身便从她身边径直走到马车旁。

「热闹没看够？还不下来。」他手指扣在车辕上，语中揶揄昭然若揭。

我凑近车帘压低声音：「你上来罢，外面那个女人我害怕！」

裴时挑了挑眉，李梦棠却又追了来，她两眼通红口中絮絮：「那我这些年的痴心，难道全都是妄念？不可能！裴郎、不，燕卿，那时你说，若我们并非如今局面，一定不会这样疏离。你说过的，所以我醒来立时便跑来找你了。诚王的婚约、还有什么太子妃，我都不要了.....裴郎，你说过的.....」

难道李梦棠也重生了？

我听见她的话心头震动不知凡几，手下没注意，便将正欲上车的裴时推了下去。

他被我推的一个趔趄，拿眼斜斜觑我：「这样疯妇的话也信？阿箬一路没被人牙子拿话骗去，当真是聋翁力挽狂澜。」

「薛琢玉？你竟在此处？」

裴时终是按捺不住，回头冷冷看向李梦棠：「你究竟是何人？何以在此一再大放厥词，阿箬为我心中所爱，在此再天经地义不过，干你何事？」

他说完也不待她回答，只坐到车辕上去，接过聋翁手中马鞭就准备要走。

「你心中所爱？」李梦棠这一刻才像是撤去了昔日重重伪装。

她脸上凄惶不已，眼泪簌簌落下：「裴时，这样对我，你会后悔的。往后的你尚且都护不住她，更何况今时？」

裴时只当听不见，连连催马前行离去。

.....

其实，要说我前生的死是裴时没能护住我，多少是有些冤枉的。

那时今上终于在两位殿下之间有了抉择，金册宝印将诚王立为了太子。裴时虽不涉党争，却也不乏在其中推波助澜。

光王前往封地时像是个乖顺皇子，可不过数月，他便集齐一众私兵，在宫中毫不设防的时刻打来。

他来的迅疾，又假传了旨意，一路上诸地官兵都未能及时反应。

等宫中闻及此等消息之时，光王只差一道城门就要闯进长安城内来。

这样大逆不道之事，自是举朝震怒。

裴时作为百官之首，被接连三封御诏请进宫中。

有了数年前入狱归来的凄惶情境，他是再不敢留我一人在裴宅的。

万般考量之下，裴时将我送到了皇后宫中。皇后世家清贵出身，多年来养尊处优，是个再温和不过的女子。这般混乱时局，送我在她身边自然是极安稳的。

可裴时终是不知道，皇后身边还有一人，视我如哽在喉，片刻也难安。

长安被围困了数月，里面的人出不去，外面的人也进不来。

此等困境之下，近日一直安分守己的李梦棠亲自求见皇后，言出一套计划来。

城外私军皆以光王为首，不如派一人携信物假意投诚了去，若能当场击杀光王，眼前所有困顿自是不攻自破。

若是从前，这样破绽百出的计划必是让人嗤之以鼻，可如今这困顿局面.....她巧言令色之下，皇后沉默良久，终还是将太子妃的『良策』说与了今上。

这信物，传国玉玺便是再合适不过。

而这人，满朝文武，皆以一人为首，自然是裴时。

这样明晃晃的圈套，只差写上等谁来钻的牌子。我却终是忍不住，踉跄几步从侍女嫔妃中跑出跪伏在地：「裴相为孔武男子，岂能得光王信任轻易得近身前？妾为裴相房中人，又为弱质女流，若能前往，必是再合适不过。」

这些年里，我在裴时身边过得太过顺遂，都要忘了自己是什么身份。

可纵是千般不舍，万般不愿，我也是舍不得裴时去赴死的，是以即便知晓这是圈套，我也不得不钻。

皇帝面色辨不出喜怒，只沉声道：「你又如何与燕卿相较？」

「陛下！裴相心中自有沟壑，朝中如他忠直者纯臣尚有几何？如何能轻易折了去！妾不过平凡女子，一死不过瀚海涟漪。况、况.....」

眼前——闪过裴时或笑或怒的眸子，总让人生出数不尽的留恋。

我深深伏首：「我视裴时性命珍逾自身，万不能看他送死。」

李梦棠一口银牙都要咬碎了，仍是捏着帕子拭泪，「这位夫人竟是与裴相情深如许，父皇不能不允.....」

今上不过静默了一瞬，当即颌首：「你还有何要说？」

「妾身蒲柳之姿，届时若是杀不得——」

「城门外尚有瓮城，你只将光王引进瓮城中.....」亲生骨血却即将被自己亲口诏令诛杀，何其残忍，皇帝说了一半，终还是没有再继续。

我稍顿了顿：「妾还有一愿。」

「且说。」

「但愿皇上莫要说清个中缘由与裴相知晓，届时务必引开他。便就只说……只说是妾早不愿委身与他，生出反意偷走了玉玺罢。」

「好……你且稍作准备，便是今晚。」

裴时站在城楼上，湛湛紫袍被夜风吹得猎猎作响，天边月色清亮如白昼，映在他脸上将他照得轮廓深深，像是蒙了层霜色般的清冷。

我站在城楼下的阴影里，近乎贪婪地看着他的模样。

更鼓响过三声，是到子时了。

小黄门按照计划那般跑了上去与裴时附耳说了几句，裴时默不作声点点头，旋即从城楼角下了来。

待他走远，我自大开的城门中缓步走出：「传国玉玺在我手中，却只得光王殿下亲自来拿。」

城门外斥候被这话骇了一跳，当即便冲到主帐当中。

光王惯是自负的，又被一路来的轻易战胜扰乱了心智。他竟毫不怕受骗，只穿了护心甲便驱马前来，居高临下看向我怀中锦盒，「你又是何人？」

我迎着冷风，艰涩开口：「妾乃既往户部尚书薛韶之女琢玉，父亲落败后不得已而委身于裴相……」

不是的。

我与裴时除却开端，从没有什么不得已。

「裴时狡诈，屡屡巧言欺骗于妾，时过经年，妾已不再青春年少，方能悔悟十年间皆为其所骗。」

他分明那样珍爱我，我却只能一句句说着违心话。

「俗话说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妾虽为女子，仍妄想识清时务。」

「哦？你想说我便是时务？」光王略一挑眉，眼中兴味不减，「那你又如何能取得玉玺。」

「月前裴相入宫，妾随其一同进宫侍奉，近日终寻到机会，才能一举得成。」

光王呵呵笑了起来：「你当本王是三岁小儿？宫中如何戒备本王难道不知？小小女子，倒是这样大的胆子，不过裴时着实狡诈。你猜，我将你杀了再悬于阵前，让他看见了会如何？」

「那也是极好的……」我低下头轻声道，「至少总不是裴时。」

「什么？」光王没有听见，只反问着。

我掀开锦盒上的黄布，脚下一步步向后退去，「殿下便认定这玉玺是假的吗？」

蓝田玉触手生温，盘龙纽在月光下隐有光华流转。丹砂填满的刻印下八个朱字明晃晃：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。

足以昭告天下，此为天子玺印。

我转身往瓮城跑去，马蹄声在我身后穷追不舍。

胸口黄铜哨子被吹响，隐在暗处的守卫立时冲出将瓮城两道城门合上，四面城墙上弓箭手亦探出头来，只待一声号令，便是万箭齐发。

光王勒马停下，眼里平静如死水。

「父皇！只因我不是皇后所出，您就永远也看不见我吗？」

他这话注定得不到回答，天子此刻当然死守于宫墙内，又岂会至此地涉险。

这一对父子，儿子孤注一掷只为一个回答，父亲宁肯杀错也绝不轻放。

「放箭——」

也没有人想要听他的话。

箭矢挥发如雨，声音又像是雪天落了冰雹，一阵阵地从耳边擦过。

光王全然没有挣扎的心思，他早赶了马躲到角落里，自己从容坐在中央的青砖上。

我做不到他那般沉静，只能盼望着有一支箭能直直刺入我的要害，总好过挨上许多痛苦仍旧不能离去。

裴时，好像只有想起裴时，身上的伤似乎也就不那么痛了。

我想起给他缝的寝衣还没做好另一边的袖子，还放在裴宅卧房的筐箩里；我想起他送我的步摇都被好好收在妆奁里，还没有戴出去过；我想起他时常被气得狠了，却还是不忍心惩罚我；我想起那一夜满屋子亮如白昼的烛火.....

这一辈子似乎很长，可与裴时在一起的日子又那么短。

我的裴郎，日后又有谁来照顾他的起居、迁就他那副刁钻性子？

这样嘈杂世界里，我竟听见裴时的声音，真真切切、清晰如许：「阿箬——！」

裴时从角楼上倾身俯下，「停下！我让你们停下！」

城楼怎么那样高，高得我都看不见他的眼睛。

可我却知道，裴时一定能看到我的。

怎能不痛，怎能不委屈，可裴时就在那里，怎能让他知我痛楚。

直至一支羽箭骤然穿进我的心口。

耳侧终于安静下来，我似乎也能看见裴时，他被人制住了按在墙边，死死望着我的方向不肯转头。

那样不体面，全不似他中了探花骑马游街那天的风采卓然。

眼前不知何时开始，渐渐看不清这世界。

我却好像仍能看见那日裴时抬首望向我的那一眼。

未曾相逢先一笑，初会便已许平生。

我是为裴时而死，却如此心甘情愿。

五、昨日西风渐冷，来时彼岸将明

裴时回来之后全然不提关于李梦棠的种种，仿佛她当真只是路上碰巧遇见的疯妇。

可我知晓，她口中所说桩桩件件皆算不得假。

前世她确实嫁了诚王，接着还成了太子妃，说不定在我死以后，她还能接着做皇后。

最紧要的是，上回见到她还是前世那般伪善模样。如今为何能不顾一切至斯，只身跑到连康来找裴时。

她也重生了？

她还唤裴时作燕卿，那是今上亲为他取的字，若非亲近之人，如何能唤。

苦涩丝丝缕缕在不经意间蔓延上心头。

「阿箬，我往后是否英年早逝？」

「没...」话音未落，我忙掩住口看向裴时，他正坐在堂中太师椅上，满脸气定神闲。

裴时兀自掀开茶盏，全然不似疑问神情，口气笃定：「你有事瞒我。」

「长安万年县城西有一女，某夜忽惊梦坐起，言说身为瀛洲某人家长子，家世颇丰，却为强盗所夺，辱其妻女，屠戮满门，是以死后犹不能安然转生。」

裴时尝了口白水，随手放下，「阿箬可知这女子说得是真是假？」

「自、自是假的。」我手指捉着袖子讷讷回他。

「非也非也。我着人去瀛洲问询，当真是有一豪户被贼人屠戮尽了，只因门庭深深，连日来都未曾被当地官衙发现。后来抓住了强盗，寇首长相也确如这女子所言。」

他心中早有答案，自是不在乎我如何回复，「人有夙愿难偿，死后魂魄亦不得轮回，这般执念之下，兴许便又能往复重生。我是这般料想的，阿箬，你说可是？」

裴时言语之间并不咄咄逼人，娓娓将诸般猜测道来：「本来答应过你永不再提那夜之事，可如今却是不得不提。阿箬，那夜你想起了什么？让我猜猜，你从往后的某日骤然回到最初，才让你惊慌之下那般口不择言。」

他所言是极。

我不禁咬着唇，手指紧紧掐在掌心里。

这般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本事，才是日后能当得一品大员的裴时。

裴时只伸手将我手掌打开放在他的膝上，轻轻抚过上面指甲印出的浅淡痕迹，「阿箬，你知我极好面子，可说起来也不怕你笑话。」

「与你初识，便是望江楼下惊鸿一瞥，燕卿只觉心头悸动，少年意气不知天高地厚，却被薛公当头棒喝。那时我尚心怀愤懑，总要记挂着薛公还能将你许给怎样儿郎才满意。

这一记挂，我尚懵懂丝毫不觉，竟不知何时就变成了执念。

有一年元夕，你与兄长在长乐坊游赏花灯，我站在望火楼上将你望着，连那日先皇送来的对子也没能对上。

那时我才知晓，这样的女儿，自是如何才俊也舍不得的。

于是就这样一天天过去，我知晓你的乳名唤作箬儿，知晓你最爱看冬日长安落雪，知晓你喜欢春生嫩芽新绿...知晓你不知晓我知晓的一切。」

竟是如此。

我眼眶中温热几乎溢出。

裴时的指腹微微熨烫，「莫哭，」他一滴一滴拭去我脸上泪痕，「阿箬这样爱哭，又如何能离得开我？」

「薛公入狱，我心中不可说与旁人知的阴私方一点点破出土来，区区薛执怎么能将你送入裴宅？自然是有我授意。」

裴时垂首揽过我的肩膀，「如此卑劣行径，我却仍奢望能与你偕老。我深知自己品性卑劣，从来算不得君子。阿箬，我说这些与你，不过只是想让你知晓：裴时远不如你心中那般光风霁月，你所忧所虑，他更胜千百倍；你心头犹疑，于他亦不过指间沙，风吹片刻不留痕。」

「阿箬，我将心都剖出与你看，你还有什么要瞒我。」

我心头巨震，不知为何竟酸涩起来。

「要如何说起呢？那样不堪开始、那般仓皇结局.....」

.....

裴时听完我说尽前世种种，只默默垂下头伏在我肩上。他凑得那样近，连呼吸声都清晰可闻，胸口微微起伏着，像是平静海面下潜藏的万丈波涛。

这样沉默下，我几乎要生出忧虑，他的声音才低低响起：「对不起，阿箬。总是我不好。」

「你一直都很好.....」

我依偎在他怀中，只觉压在心口的大石终于落地，触及他掌心温热，才觉得身子从让人冷得发抖的回忆里渐渐回过温来。

「不，」裴时轻轻摇着头，「是我——」

「那些都是过往了。」

那些都是过往了，再都算不得什么。

过往之事我无能为力，可自今日起，我只看往后。

「这一辈子，我是跟定了你的，哪怕旁人都笑话我不知廉耻，哪怕、反正我也是要跟着你的。除非某日，你厌弃我了——」

「又在说什么傻话？」裴时一把揽过我的肩头。

我却从他怀中钻出，定定看着他的眼睛，「如果你厌弃我了，我也会狠狠扇你两个耳光，再向京兆尹哭求与你和离，可别想着我会像母亲那样斯文。」

裴时喉中忍不住逸出笑声来，「这样彪悍娘子，我又怎敢厌弃。」

气得我直拿手锤他。

他笑了许久才停下，抓住我锤他的手，「阿箬放心。我这就去写聘书，只等回了长安就交予官媒寻陈夫人去。」

裴时说完当真是起了身出去，可不过片刻又回来，「忘了此时仍在连康，尚不得纸笔。」

我在原地看他用力假装出满脸的冥思苦想，竟还在堂屋里来回踱了两步。

「这样，我予阿箬一方私印，日后便抵不得赖了。」

他说的认真，仿佛是真要给我什么信物一般，让我忍不住开口：「私印？」

裴时走到我面前，俯下身子点点头，「是。」

我正满腹狐疑，忽然察觉脸上被人轻轻一触，转瞬即逝。

「盖上我的印鉴，阿箬便再也跑不掉了。」

这无赖...心中百转千结——闪过，可不知为何，我竟一点也不觉得恼怒。

也不知从何处跑来的勇气，催着我倾身向前吻在他唇上。

「燕卿也再跑不脱了。」我立时起身，提起衣摆跑了出去，徒留裴时在原地怔愣痴笑。

.....

略略休整数日，澄泥终于大好，我们才从连康动身回到长安。

母亲见了我先是扑簌簌地掉眼泪，直到检查过我全身没少了胳膊腿其中的哪一个才放下心来。

之后她也如春风般温暖叮嘱我：「自己去厅上跪着。」

就算是一顿打我都忍了，何况还只是罚跪。

不过之后再不能见到裴时在归宁坊里晃荡了。

归来时我又详细说了些我知晓的光王的事给他听，裴时那样聪明，自然是闻弦歌而知雅意。

如今便换做澄泥隔三岔五过来塞个纸条，让母亲十分不待见他。

那些纸条都是些『晨间吃了三个春卷，咸得很』、『右相早朝忘了带笏板，极滑稽』、『大理寺卿来时左眼有个乌青』的琐事。

可唯有纸笺最末被人用淡墨蝇头小楷写得极轻微：「不见卿卿，思之若狂」。

这呆子，总是平白要惹人挂念。

.....

这日终于轮到裴时休沐。

是故一大早我便亲去街市上采买，总不能再让他只拿些冷包子果腹。

只是归途又遇上瘟神。

我从未想过，竟还能有机会与李梦棠这样心平气和地面对面坐着说话。

尚书贵女与升斗小民，齐坐在坊市路边不见一个客人的小茶摊上互诉衷肠。且都不论她从前如何害我，单只这样情境就足够魔幻。

只是不过小半月未见她，李梦棠竟瘦削得只剩下薄薄一层皮肉包着骨头，干枯而又黯淡。

让我忍不住想起叶姨娘。

叶姨娘那时病得那样重，才会透出如此灰败死气来，可她却是为何？

「人生际遇实在反复，我也不得不折服。」李梦棠下意识地摸了摸指甲，又摸了个空，才从碟子里随手拿了个果子放到嘴里。

那是宫中娘娘们才有的习惯，她们平日里养尊处优惯了，做事时才会想起要摘下护甲。

我默默喝尽茶水，将茶杯扣在桌上，「你能不能说人话？」

平白无故的，今日莫名其妙又被她当街拦住。

这人怎么总是这样，一而再再而三地讨人嫌恶。

从前我总看轻自己，又有求于她，可现在我是想清楚了，像她这样恶毒女子，便是我清清白白与谁都毫无瓜葛，说不定她也是看不过眼的。

既如此，又何必与之虚与委蛇。

李梦棠被果子噎住，抚着胸口喘息了好一会儿才咽下。

「琢玉从前从不像这样与人说话。」

「你也说是从前了。」

「这样快言快语之人我只知道一个，便是裴大人。」

我微不可察地翻了个白眼，你又有多了解他。

「裴时可不如我这般婉转。」

「是，他除了要骗我，对我是从没什么好脸色的。」

裴时才没有骗过你，他连你是谁都不记得。我懒得回她，只冷冷哼了声。

「月前裴时失踪的消息传回长安，我接连做了许多梦。这些梦乱得很，有时我头上戴着凤冠，眼前却是裴时抓着我的手；有时我却还是未出嫁的样子，满怀绝望地等待着嫁与诚王.....开始我只以为是梦，可那梦未免也太过真实。直到去了沧州又回来，我才完完整整窥见了所有关联。」

「裴时杀了我。」李梦棠捧着茶碗的手好似仍然心有余悸，止不住地微微颤抖。

「我害了你，他便蛰伏数年，直至位高权重无人可动摇之时骤然发难。今上那时已然薨逝，他竟叫人将从前参与谋划屠戮你与光王的官员，统统从宣政殿拖到丹凤门外当场斩杀，我李氏一族更是被抄尽满门。那数日间，你可知长安如何惨象？」

她的嘴唇愈发惨白，「连太液池中都隐隐透着血色。」

「他还亲手杀了我...他一步步诱使我坠入那假情假意做出的陷阱当中，然后亲手割破了我的喉咙。」

「你以为我会相信你？这样荒唐鬼话也能讲得出口。」我既觉得李梦棠定是编些瞎话来骗我，又觉得她此刻所言非虚，只能佯装着镇定站起身。

心中惻惻隐痛不止，高处不胜寒，那样的裴时又该有多煎熬。

「真真假假，你若不在乎，又何故惊慌至此？」

「我叫你说人话。」脑海中仿佛有根弦蓦地断开，抹去我所有耐心，「你口中言之凿凿说尽怪力乱神之事，究竟为何？」

李梦棠眼中隐隐窥见几分疯狂，她亦站起身，红唇凑到我耳边：「琢玉怎么还是这样天真？裴时灭我满门，我又岂能任他长到那般一家独大？」

从见到她的瞬间我便有所防备。此刻听得她满腹的怨毒，我连刺她两句都不想了，转身就要跑。

可耳边只听见一阵破风声响，我便再无力睁开眼睛。

.....

悔是悔极了的。

被装到不知道什么车子里载着，听着周围喧嚣却不能发出声音时，我只觉得肠子都要悔青了。

做什么要与李梦棠那疯子硬碰硬呢。

若我是什么绝世武林高手便也罢了，口舌上逞了威风之后，再几拳将她了结了，日后也再生不出什么后患了。

可我并不是，如今还不是这样子束手无策，只能在脑海里不住叹气，悔恨幼时没有哭求母亲将我送到少林武当各自锤炼一番，好回来将李梦棠打成猪头。

还有裴时，李梦棠都能光天化日之下将我掳走，又要怎么对付他。

脑海中翻江倒海，马车却好像突然停了下来。

外面人声似乎有些熟悉，一时却又想不起来：「这是摆的什么架势？四安，去将箱子打开。」

眼前蓦地出现光亮，反是什么都看不见。先前李梦棠不知给我喂了什么药，身上一阵阵地发虚。缓和许久，我才强撑着坐了起来，看清身前一干人等。

当中的年轻男子金冠华服，只将一双凤眼漫不经心从我脸上扫过：「李小姐不日便是本王那三弟的王妃，如今又跑到王府里送女人算什么。」

我终于想起他是谁。

暗害诚王，起兵谋逆，前世唯一一次见他即是那般死局：皇长子光王。

「殿下，此乃既任尚书薛韶之女，与裴时……」李梦棠无意识地摸着腰间流苏，微顿了顿：「有些首尾。」

「哦？裴时那傲得像野鸡似的天煞孤星也能有心上人？」光王像是听见了什么笑话，冷不防地站起身凑到我身前细细打量起来，「嗯，倒是好颜色，英雄难过美人关所言不虚呀。」

他看了半晌才想起还有人在，回过头去，「本王虽好美人，却独独不好强夺他人所爱，李小姐这是何意？」

「裴时平安回来已有七日了殿下！他甫一归来便进宫求见了陛下，父亲与您，不，父亲之前做的事，以裴时的智计定是全都看清了。陛下如今虽还未降下旨意，可如此形势，他若还活着，必是于您诸多不利啊！」

「你父亲与我？」光王徐徐站起身来，眼中疑惑一晃而过，「你父亲做了什么？」

「殿下，您不必再瞒我。梦棠虽为女子，却亦不甘愿只做一内宅妇人。我知晓父亲与您早有联络，诚王离京赈灾，他便着人换下了精米细粮，还……」

「好个李迎山！当真大胆至极！」光王听完却满脸震惊，几要失手打落茶盏。

李梦棠蓦地睁大眼睛：「你不知道？！」她脸色霎时变得雪白。

我心头灵光闪过，忽想清了个中联系。

父亲贪下的那十万两银，前世想来自是被李迎山作为投名状献上。

他狡诈竟如斯！将独女嫁予诚王，自己却又转投光王麾下，更在其中屡屡搅乱时局。如此以来，他日不论哪个皇子荣登大宝，都能有他李迎山在朝堂上的一席之地，便是牺牲了女儿也在所不惜，当真堪得是无毒不丈夫的典范。

如此倒也不枉李梦棠那般狠毒，原是血脉相传。

可如今这银子被裴时安然送去了沧州，虽然其中有不少波折，但到底还是用到了灾民身上。

那李迎山的满腹谋算此刻都不过只还是空白一片。

李梦棠迅速镇定下来，手指死死攥着扣在掌心里，「蚱蜢与虎同乘一船，潮水震舟两厢倾覆，虎身巨硕转瞬没顶，蚱蜢却暂可借虎背苟活一时。殿下——」

「你想威胁本王？」光王怒极反笑。

「您是皇长子，是与今上最为相像的皇子，怎能屈居此时境地！」

想来便是如此、光王才能从封地纠起私兵谋反。

我身上汗毛倒竖，几乎又听见前世那些箭矢累累破空。

「光王殿下！万不可听信这般谗言！」我高声惊呼：「殿下可知，这位李小姐昔日还是我义结金兰的姐妹？可她今日却能将

我当街掳走。如此不义之徒，所言岂有半分可信！」

李梦棠看向我的眼睛刻满怨毒，却缓慢站起身来：「是，我是不义。可殿下，父亲当真是为您登上皇位而殚精竭虑啊！」

她转身朝向光王举起嶙峋的手掌，「倘我所言有半分做假，此生必再不得好死！」

「天家帝王事，如何轮得到你们这些人来置喙！」光王闻言更是盛怒，竟甩了个茶盏到李梦棠身前，碎瓷片飞溅到她脸上，霎时便是一道血痕。

「本王平生最厌恶的便是如你们这般，自以为能揣度到他人心思，从而不可一世之人。」他忽地平静下来，徐徐坐到身后软椅上略一抬手。

「罢了，都杀了。」

话音未落，四下便有暗卫跳出。

李梦棠瞬间瞪大了眼睛，连忙想跪下讨饶，却被人一把掩住了口唇，再发不出声响。

门堂外却渐渐有喧哗声传来：「大人、大人...」

「滚开！」

我眼中一热，几乎要落下泪来。

裴时提着衣摆匆匆走了来，径直在我身前站定，目光关切：
「可有伤到何处？」

他额上还有汗水不断外渗，胸口亦不住起伏，可想而知其来时走得有多快。

「呵！」

光王在他身后重重一哼，面上戾气昭然若揭：「裴时，你好大的胆子！」

他听着身旁小厮低声说了些什么，脸色更加铁青起来：「你竟敢带着京兆尹的府兵来围困本王的王府！」

裴时见我只是摇头才放下心来，他长出了一口气，方转过身长长作揖：「是某唐突，望殿下见谅。」

「如此轻描淡写、如此轻描淡写！」光王向四周望了望，旋即从暗卫腰间拔出长剑横到裴时颈前。

我心头狂跳，却见裴时的手背在身后摆了摆。

他轻轻按住剑刃，恍若根本看不见上面的锋利雪光：「殿下，下官并非无故寻衅，而是来拿人。」

「你以为本王会信？」

「殿下面前，某不敢撒谎。」

「本王不信。」

裴时从怀中掏出明黄绸缎，「圣上御笔，不敢妄言。」

光王终于放下长剑，朝向黄绸躬身行了礼才开口：「拿什么人？」

裴时只将手指伸出虚虚一指便收了回来，仿佛是害怕沾上什么脏东西：「便是未来身份极尊贵的，诚王妃。」

.....

我跟在裴时身后，手里紧紧牵着他衣袖一角，心中所有不安似乎只在他出现的瞬间便立时消弭。

王府门外却是许久未见的薛执。

他正站在两座石狮子中央来回踱步，眉宇几乎要皱在一起，直到瞥见我的身影时才舒展开来。

「箬儿！你没事吧？」薛执箭一般冲了过来，跑到我身侧才堪堪停下步子。他蓦地伸出手，不知为何只悬在我头顶便停住收了回去，转而拍拍自己的额头。

我看着他的样子微微扬唇，「我没什么的，阿兄。」

他眼中似有片刻濡湿，又被忍住了绽出笑容：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」

「薛...子由可有将薛公带回长安？」裴时伸出手来揉了揉我的头顶，面上却丝毫不见纰漏。

我听了不禁怔住，一是为听见父亲的消息，二是为他竟唤了薛执的字。

「父亲径直去了宫墙，此刻应是在宫门外等候了。」薛执点头回答。

我愈发惊奇，心中隐隐有些猜测，却总落不到实处。

裴时面上浅浅露出几分笑意。

他闻声颌首，低下头来捉住我的手：「阿箬，我带你去看，这一出好戏谢幕。」

.....

仍是一身细葛直裰，父亲却像是变了个人。他从容立在宫门外，将脊背端得挺直。只在看见我的瞬间，眼里有了些许柔和。

不知为何，我忽然想起：幼时年年元宵灯会，我都会骑在他肩头，被高高举着去抓最高的花灯。那时父亲对我，应是远没有如今这般生分。

可看着他此刻乍然缓和的眼睛，我才突然发觉。

大概并不是父亲疏远了我。

而是我。

我无法面对独守空闺的母亲，才会一日日地将他疏离。

「薛公随燕卿来罢。」

父亲淡淡点头，没能听见想听的声音，眼里渐渐黯淡了下来。

我张了张口，却终是没有唤出声。

天色渐暗，有宫人开始——点燃道旁宫灯。走在宫墙内，就好似看着一颗颗星子次第绽出光亮。

直到身前大殿牌匾被烛火映照出：紫宸。

日出东方，光耀紫宸。

父亲庄严地理了理身上衣袍，俯首深深跪了下去，一步步膝行而上：「罪臣薛韶，求见吾皇。」

.....

前世我从不曾直面君王。

唯一一次，便是这个天下最尊贵的人，被自己的亲生儿子围困在宫墙内。

走投无路，满目颓唐。

此刻却全然不同。

他只静静坐在龙椅上把玩着手里的戒指，极力敛着蓬勃怒意。那双眼隐含精光，只被略一扫过，身上都忍不住要生出战栗来。

「薛韶，你今时倒是想起自己有罪了？」

父亲深深拜伏在地，语声沉沉：「臣有罪。」

「罪在何处？」

「罪臣惶恐，怕是要耽误圣上许多功夫。」

「朕许你耽误，起来罢。」

父亲犹自沉默了许久才从地上起身，「多谢陛下。」

他说了一个愚蠢父亲和痴傻朋友的故事。

一个家中许久未有女郎降生的年轻人，突然得了一女，对其爱若珍宝、喜不自胜，只恨不得要将天上星星摘下给她。可思前想后，也想不到送些什么给她好。

年轻人想到自己，他对妻子薄情寡义，让其何等伤情，若是女儿也落得如此境地又该如何是好。

他有一个朋友听说了，笑着告诉他：这再容易不过了，你只管多遗些银钱与她。往后便是你百年之后，至少还有银钱傍身，她又有何忧虑。

这个年轻人愚蠢极了，当真听了进去。

可他不过是个小小侍郎，便是全年的俸禄，还不抵妻子陪嫁庄子一年的收成。

还好朋友又给他出了主意。

只要在职任上的某些地方，略微闭一闭眼，就会有银两源源不断地漏回到自家的紫薇树下。

直至十六年后一朝梦醒，他都未解其中灾祸。

裴时静默了片刻，从怀中掏出官文印书俯首呈上：「微臣——比对过这些账目，确如薛公所言。」

皇帝只深深吸了口气，看向大殿角落：「李迎山，你有何话说？」

「臣、臣……」

「父皇，儿臣亦有事呈上天听。」光王见他像是又要翻口，忽地冷声开了口。

「说。」

光王行事从来直截了当，只将李梦棠原话复述一遍，犹觉得气愤难当：「这父女二人当真大胆至极！虎狼心肠！」

「放肆！」

帝王最忌讳旁人揣度他属意何人，更遑论此人还妄想操纵他的属意。

皇帝盛怒，抄起手边茶盏当头便朝李迎山扔了下去，「拖下去！拖下去！拖到丹凤门外直接斩了首去！」

我眼眶发热，只觉胸怀如潮涌激荡。

只因从未想过，前世梦魇在此刻便能尽数拔去。

门外殿前司兵士立即应声，分别架起了李迎山与李梦棠。

他们只当这两个一老一弱，没曾想却让李梦棠挣脱了出来。她双眼尽是血红，「何以如此？何以如此！我重活一世，何以却是如此！？」

这变故只发生在片刻，我却清晰见得李梦棠手心寒光一闪，当即刺向了裴时。

「裴时，总是你害我！」

也不知是从哪里生出的勇气和力气。

我自裴时身后刹那间闪出，一手捉住了她的手腕，只用力一拧，便听见地上『当啷』一声，锐利金簪徒然落地。

另一手不受控制地、仿佛已操练过无数次，径直扇到了李梦棠的左右脸上，霎时浮出两个巴掌印。

我心头狂跳，恨极了她直到此时还妄想拉上旁人赔命。

我将她推到兵士身旁。那两个兵士几乎被吓得愣住了，全凭本能将李梦棠的双手反折在身后。

她全力一击之下却被人阻挠，此刻已是彻底歇斯底里：「薛琢玉！明明是你欠我的、你欠我的！」

「我从来不欠你。」

我凑近了附耳在她身侧：「便是你额角那道疤，前世也被你拿走我的命了。」

「你也——」李梦棠的眼睛骤然瞪大。

我却伸手抵在她唇上，轻轻发出「嘘」地一声。

「都结束了。」

.....

站到紫宸殿外时不知是否是幻觉，我竟隐隐能嗅到鼻息间淡淡的血腥气。

皇帝屏退了所有人，只留下父亲与他交谈。他们说的其实并没有什么禁忌，也都没有压低声音。

「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。文尹，朕可既往不咎，只要你.....」

「陛下，罪臣已立下誓愿，只待此间事了便投身清微。」

父亲的声音听起来竟有些哽咽：「这世间，太苦了。」

我蓦地转过头去看向薛执，他亦满眶晶莹。

「阿兄，姨娘她...」

「不在了。」薛执深深望了望殿内一眼，伸出手轻轻摸了摸我的头顶，「陈先生说，太晚了。」

「阿兄...」我唇边嗫嚅，搜肠刮肚之下却也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来安慰他。

薛执弯了弯唇，有泪从他眼中落下，旋即不见踪迹：「无妨。初时总有些难受，夜以继日地过去了，倒也不觉得有什么了。」

他手上稍稍用力后收回手，又俯身凑到我耳边压低了声音。

「箬儿不要怕。父亲虽然要去清微观，但阿兄会去考来年春闱的，阿兄也会做官。到时候哥哥护着你，再不会让你被裴时欺负的。」

我顿觉羞恼，眼底却忍不住发酸。

前世的所有一切里。

我的阿兄，从前我总以为他随父亲姨娘一起抛下了我，可如今想来，他定然已是随父亲姨娘一起，不知何处埋骨。

我的父亲，他所有贪念谋划全只为我，却只为了所谓朋友义气在前世葬身。

我的母亲，都还不知晓全部内情，便撒手人寰。

还有裴时，他那样好，我却离开他那样早。

李梦棠所说的后世，乍一听满是腥风血雨。

可我只从中窥见了裴时。

一身孤寒，无人可依的裴时。

可如今一切都有了转变，所有人都不是前世那样悲惨结局。

这一世，我的裴郎。

若非星河又斗转，万死安能与君绝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